

現代文藝 2



現代文藝出版社

現代文藝

(第二期)

出版者：新加坡現代文藝出版社
 編者：現代文藝編輯部
 承印者：生活印書館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
 本社社址：

27, Teo Kim Eng Rd. S'pore. 14.

新加坡文化部出版准字：

No. 0902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目錄

(一) 論海涅和他的詩	包 平 (1)
(二) 讀「在馬六甲海峽」	李 烽 (6)
(三) 嫦娥在祈禱	無 涯 (9)
(四) 回到了山村	山 風 (10)
(五) 我們四個年輕人	方里虹 (11)
(六) 嫦娥的嚮往	史 英 (13)
(七) 風	石 岩 (13)
(八) 我是會報答你的	吳 禹 (14)
(九) 舊詩抄 (三首)	公孫豹 (15)
(十) 關於短篇小說	冰 (16)
(十一) 可憐的小條	李販魚 (17)
(十二) 魏晉時代的稽康	戈 凡 (18)
(十三) 文藝信箱	丁 (19)
(十四) 本邦文訊	本 (19)
(十五) 柴可夫斯基的愛情悲劇	牧 歌 (21)
(十六) 一本書	紅 纓 (22)
(十七) 大紅山的兒女們	流 英 (23)
(十八) 青苗版	
(1) 秀雲的憂鬱	曉 玉 (27)
(2) 明天	原 奇 (28)
(十九) 編后話	(28)
(二十) 商業介紹	

徵稿簡約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稿件

1. 小說、詩歌、劇本、散文、特寫、雜感、隨筆等。

2. 文藝理論、作家介紹。

3. 古典文學的研究論文。

4. 翻譯作品。

5. 其他藝術形式。

(二) 來稿務請用方格紙抄寫清楚，勿兩面寫。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四) 來稿如需退回，請附足郵資。

(五) 來稿請寫明作者的真實姓名和中英文地址，但發表時可用筆名。

(六)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七) 請勿一稿兩投。

(八)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社址如下：

149, Jalan Bahagia, S'pore, 12.



論海涅和他的詩

· 包平 ·

我是劍，我是火焰。

黑暗裡我照耀着你們，

戰鬥開始時，

我奮勇當先

走在隊伍的最前列。

——海涅：「頌歌」

亨利希·海涅，這位十九世紀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詩人，是德國詩壇上自歌德和席勒以後最偉大的人民歌手，可敬的人類解放戰士。爲了人類的自由幸福，既使在政治壓力最沉重的歲月裡，或是可怖的病魔糾纏着他羸弱的身體的時刻，他仍然以不屈的精神昂首前進，永不退却，以他銳利的筆鋒，勇敢地投向時代的每一處黑暗角落，直到吐完他最後一口氣，呼吸完全停止時爲止。

海涅的詩，閃爍着耀眼的光芒，在人類社會的歷史行程上，將永垂不朽。無論在鮮艷多彩的抒情詩裡，或者在他尖刻辛辣的社會詩、政治諷刺詩中，都永遠潛藏着一股不可動搖的力量：戰鬥，再戰鬥！

除了詩歌，海涅還寫了許多優秀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有清新柔美似小夜曲的，也有雄偉壯闊似進行曲的，充滿着真摯而豐富的感情，在推進社會的變革中，它的作用和詩歌一樣，同樣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戰鬥力量。當然，如果把他豐富多彩美如珠玉似的詩歌來和他的散文比較，散文是要大見遜色的，這也就是他之所以以詩著名的原因了。

海涅在詩歌藝術上的成就，在世界詩壇上所享有的崇高聲譽，除了少部份犯有政治偏見病的人以外，任何稍有良心的讀者都會肯定和承認的，在這一點上來說，就是他的前輩詩人歌德和席勒，也遠比他不上。對於這個問題，丹麥著名的文藝批評權威勃蘭兌斯，在他所著的六巨冊題爲「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裡，就曾作過了比較，他說，在一切羅馬種族或斯拉夫種族國家中，海涅的名字必定是在目錄中前列的一個。他還舉例說，在英國的書目中，照例是九十本英國圖書，十本外國書，而在這十本的外國書中必定有海涅的名字。

海涅的詩，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不但朗誦時可以朗朗上口，同時也很適合於譜成歌曲，供人歌唱。因此，他的詩歌很受作曲家們重視，大家都爭着把它拿來譜曲。據估計，把海涅的詩譜成的歌曲數達五千首以上，這還只是已經調查知道的一方面來說的，而遺漏或無可稽查的還不知有多少。有許多詩甚至被譜成了兩百多種不同的歌曲，在全世界各國流傳着；也有許多詩在譜成了歌曲以後，已經成爲德國人民所普遍喜愛的民歌了。而歌德的詩被譜成歌曲的只有一千七百首左右，同海涅的相比起來，相差達三倍以上！在這些喜歡把海涅的詩來譜歌曲的音樂家中，大多數都是知名的世界第一流的作曲家，例如舒曼（Schumann）、孟德爾松（Mendelssohn）、舒伯特（Schubert）、布拉姆斯（Brahms）、魯賓斯坦（Rubinstein）、佛郎茨（Franz）、拉赫納（Lachner）、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謝爾夏（Slicher）以及洛曼（Lowe）、克肯（Kucken）等人，他們都是海涅詩歌的愛好者，經過他們高超的藝術手腕，把譜成的歌曲流傳到廣大的音樂愛好者手中，供廣大的人民歌唱。由此可見海涅的詩歌是多麼受人歡迎和珍重了。

顯然地，海涅不只是對於德意志的民族文學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在世界文學史中，他也佔着一個輝煌的地位，備受世人的崇敬與愛戴。他那優秀的詩篇，已經成爲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瑰寶之一。

一、從受屈辱中成長

海涅於一七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誕生在德國萊茵河畔的杜塞爾多夫縣，父親是一位猶太族小商人，經營呢絨生意；母親出身自中等家庭，父親行醫，她通曉英法語文，愛好文學和藝術，對英國與法國的文學有相當的認識，崇拜歌德，又特別愛好盧騷的著作。海涅會從小就對文學發生興趣，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毫無疑問地正是受到他母親的影響之故，因此，他十四歲時便熟讀了十六世紀西班牙文豪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和十七世紀英國諷刺小說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了。

海涅十歲時便會寫詩，十五歲時已寫得很流暢動人。他小時患了一種很古怪的疾病，就是怕音響，不管是人聲或其他物件發出的聲音，稍爲嘈雜，都會

使他感到痛苦難受，甚至當這種病嚴重的時候，人們輕柔的談話聲或美妙的音樂聲，都同樣會使他感到惡心。爲了這個緣故，旁人都認爲他有點神經病，所以他的童年時代是很孤獨的，不愛和其他小朋友結夥遊戲，而其他小朋友看到他那種窘態，也都敬而遠之，不甚理睬他。據說，他在十歲時曾寫了一首感情飽滿誠摯的詩歌，驚動了全校的老師和同學，但他所得到的並不是讚賞或好評，而是得來一場嘲笑和屈辱，同學們和輕浮的教師都說他的成功是由神經病促成的。

在德國，絕大多數的人民都是屬於日耳曼血統的民族，這個民族大約在公元前五世紀時代就已經居住在波羅的海南岸的一帶地方。在公元第三、四世紀，當羅馬帝國的國界深臨萊茵河和多瑙河時，日耳曼人已不時侵擾羅馬帝國的邊境。到了第五世紀末，羅馬帝國被顛覆之後，便正式引起了日耳曼民族的大遷移。以後，在第八世紀時代雖經過法蘭克人的入侵，組成了一神聖羅馬帝國，但日耳曼民族的勢力，已佈滿了整個德國；經過了中世紀以後，日耳曼民族就逐漸形成各個邦國而延續至海涅時代仍未達致統一。在這清一色是日耳曼人所統治的德國各邦國裏，只有少部份的猶太人和波蘭人滲什其中。正由於德國社會長期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落後的生產關係和封建閉塞的思想意識的作祟，人們對於猶太種族特別歧視，造成猶太種族經濟力量薄弱，社會地位幾近完全喪失的地步，這種情形尤其在海涅的童年時代更爲嚴重。這說明了，猶太人所受的迫害是多麼的深重。這種情形只有到了一七九五年法國軍隊入侵德國，佔領了德國的一些地方（包括海涅的故鄉杜塞爾多夫縣）以後，才得到改觀。德國人初次從法國人那兒呼吸到一點自由平等的空氣，尤其當一七九九年十一月拿破崙發動政變，掌握了軍政大權，實行新憲法（共和第八年憲法）和制定拿破崙法典以後，法國人根據他們的法典，也把他本國的施策推行到一些附屬地和佔領地，德國人民也同樣受惠。拿破崙給當地人民帶來自由平等的思想，在經濟上和社會上給予各民族平等的權利，這當兒一向受人歧視的猶太人也同樣得到了解放，和其他民族享受同樣的權利。就這一點來說，拿破崙在德國破壞了德國的封建社會，實際上成爲一位德國革命的代表人物。

但是，這種美好的日子對德國人民來說，爲時是很短暫的，德國人民僅僅享受了十八年比較自由平等的日子，當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征俄失敗，又在第二年萊比錫之役受挫以後，隨着便於一八一四年被放逐到厄爾巴島之時，這種和平自由的空氣，馬上也就在德國人民之間消失了，這時杜塞爾多夫縣已經改換了一位新主人，它已經被普魯士人所統治，普魯士人又剝奪掉德國人民已經獲得的權利，於是民族歧視和敵對的事件又重新在德國產生，甚至情形比在法國佔領之前更遭，把整個國家和社會都罩上一層恐怖陰影，災難和痛苦又重新壓在人民的頭上。海涅一家人的生活，海涅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便是在這種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日子中渡過的。

海涅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在教會學校裏受教育，頭腦裏裝滿了宗教思想意識。他中學畢業那年，父母希望他從事經商，做個安份守己的商人，也免在這民族歧視中受辱，於是在一八一六年把他送到漢堡去，想讓他跟隨在漢堡經商的伯父，學做生意。海涅這位伯父名叫羅門·海涅，是位銀行家，也是許多間商行的股東，這在猶太人中是少有的，他的發達，還是托賴於拿破崙軍隊佔領德國期間。海涅總算在這位伯父的贊助下開設了一間紡製品公司，但是海涅不善於經商，加以他對這道又毫無興趣，伯父也從未指點，結果，他的公司營業僅僅一年，便於一八一九年春天收盤了。

生意失敗對海涅的打擊是很輕微的，但是，在這同一段時間裏使他神情恍惚的却是愛情問題。原來海涅竟偷偷地愛上了他伯父的第三女兒阿瑪麗。從他早期的詩作「詩歌集」裏，我們不難發現他的許多詩都是爲了這一次的愛情而寫的，他不絕地在詩作裏讚美阿瑪麗，把她比做世界上各種最美麗的事物，但是阿瑪麗對他卻表示得很冷淡，時晴時雨，時冷時熱，飄忽不定，使他感到非常懊惱。直到阿瑪麗於一八二一年同一位住在克尼斯堡的地主結了婚後，在很長時間裏他仍念念不忘，可見他對阿瑪麗之癡心，也可見他在精神上所受的壓迫又是多麼沉重了。

海涅自從生意失敗以後就決定向學問方面下功夫，以便爲日後的前途打開一條出路，這便促使他重投回學校懷抱的決心。一八一九年他考入了波恩大學學習法律，隨後又轉入哥廷根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終于一八二五年畢業。海涅在大學時代攻讀的科目雖然是法律，可是他真正感到興趣的却是文學、藝術和哲學。他尤其特別愛好詩歌，不但經常閱讀，也同時埋頭創作。其實，海涅還在杜塞爾多夫縣的教會學校時代就已經對詩歌感到特殊的愛好了，只是在那時門戶閉塞的小村鎮裏，人們不但思想上得不到開通，連對藝術的愛好也成爲一種罪過，這便是他十歲即能寫詩，却被全校師生引爲笑話，認爲他神經有毛病的緣故了。

二、初期的文學活動

一八一二年六月拿破崙征俄的失敗，不但扭轉了法國同英、俄、普、奧聯軍在歐洲許多戰場上對峙的局面，法國從此一蹶不振，拿破崙以後雖再三努力也扭轉不回頹勢，使到法國歷史走上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尤其造成德國歷史倒退了幾步；由於拿破崙的失敗，英、俄、普、奧各國取得了瓜分法國附屬地及分割弱小國家的特權，各國又被拖回到封建復辟的道路上走，這一影響加重了原來已經呈現着支離破碎、分崩離析的德國的國體。德國這一時期在政治上表現得比前更加黑暗，聯軍佈下一個維也納會議的騙局，利用這個會議的名義把德國殘存的大小三十九個邦國，在形式上組成了一個空有其名的聯邦，即

所謂德意志聯邦，用以代替神聖羅馬帝國。這個聯邦的議會設在梅茵河畔的蘭克府，由奧地利代表擔任主席；但是這個議會成立的真正目的不外是更進一步鎮壓人民、迫害進步力量和控制言論為主，尤其是當梅特涅於一八一九年公佈了由一些專制王公制定的卡爾斯巴德決議以後，對人民的言論自由就採取更加強暴的手段予以摧毀；不但言論自由受徹底的摧殘，連大學裏的講授自由、學術自由、學生組織等都遭到橫暴的檢查和限制，使到人民稍微挺起腰呼一口氣的機會都沒有了，整個德國的文化藝術活動就像死去的一般。在當時的文藝界裏，詩人席勒早在一八〇五年逝世了，而歌德已經年紀老邁，但仍堅持文藝反映社會的立場，孤軍作戰，不時向黑暗的周遭投射出他的投槍，除此之外，所有那些頹廢派或變節了的浪漫派詩人，不是明哲保身，逃避現實，就發出頹懷封建制度，粉飾現實，或故弄玄虛點綴太平的詩文，甘作奴隸受指使，協力為封建君主的倒退力量服務，以便向統治者討取一兩聲稱讚。

面對着國家分裂，社會制度腐朽和專制，民族災難處於極端困苦中，這就決定了海涅創作的根本方向，迫使他向封建專制制度作斗争，艱巨任務的顯赫地，時勢造英雄，時勢迫使他成為社會改革運動的英勇鬥士。

海涅正式開始詩歌創作活動是在一八一七年，那時他只有二十歲。年青時代的海涅，閱歷還淺，唯有對深沉的社會壓力感到不平，但是當時他還不會把他心中的不平，融合在詩歌裏，轉化為戰鬥的力量，却抱着滿腔的熱情和美麗的幻想，為歌唱青春的歡樂而進行創作，很快便接受了當時統治着德國文壇的浪漫派文藝的影響，也帶着這個影響而走上詩壇。但是，海涅是一位眼光銳利的詩人，當他在進行社會實踐，企圖以他的詩歌來針砭社會，發洩心中不平時，他馬上感到浪漫派文藝的虛弱無力，無法表達他高昂的戰鬥意志，於是他在一八二〇年寫了一篇題為「論浪漫派」的論文，嘲笑和挖苦浪漫派的種種缺點，並提出他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浪漫派的詩應當是內容鮮明而不是朦朧與曖昧的，這就基本上把積極浪漫派同消極浪漫派明顯地劃分了一條界限；他說：德國的文藝女神應該是「一個自由的、開花的、不矯揉造作的、真正德國的女孩子，不應該是蒼白的尼姑和誇耀門閥的騎士小姐」。海涅的革命精神在這裏表現得很鮮明。

「論浪漫派」一文的發表，等於海涅和舊式端極頹廢的浪漫主義分手，從此而逐步走上了積極的浪漫主義，走上了革命的民主主義的詩歌創作道路。

海涅的第一部詩集題名「青春的煩惱」（或譯「少年的煩惱」），于一八二一年出版，這裏面收集了他自一八一七年以來所寫的詩作。他的第二部詩集「抒情插曲」在一八二三年出版。以後他陸續出版了「還鄉曲」（一八二四）、散文「哈爾次山遊記」（一八二四）、北海（一八二六）等集子。一八二七年他把以上幾部詩集同從「哈爾次山遊記」中抽取出來的插曲合訂成一冊出版，書名叫做「詩歌集」。

「詩歌集」的出版，在當時頹廢空氣瀰漫整個德國文壇的時代裏，是非常寶貴的。也確實因為這部詩集富有不朽的價值，因此成為德國文學史上浪漫派文藝的紀念碑。它帶給詩人海涅世界性的崇高聲譽，被譽為德國詩歌創作中的瑰寶。

「詩歌集」幾乎包括了詩人海涅年青時代的全部詩歌創作，貫穿全詩的是一股不可抑制的熱情，青春歡樂的氣息，愉快爽朗的心情，有玫瑰、夜鶯、蝴蝶，也有星辰、月亮和太陽，更有晚間的雲霧，海上的波濤：這一切自然界的事物，它們的推移轉變，它們的形象特點，都通過詩人的流暢、凝鍊的語言，在優美和諧的音調配合下，形象而生動地表現了出來。

在絕妙的五月，

百花都在發芽，

在我的心中

愛苗也在萌芽。

在絕妙的五月，

百鳥都在歌唱，

我向她表示白了，

我的戀慕和渴望。

——詩歌集：抒情插曲

像這薔薇美迷人的詩歌，詠唱的雖然以自然和愛情為主題，但他那感情的純真樸素，對自然形象所體現的驚人手腕，用詞遣字的凝鍊豁達，在在都說明了海涅詩歌的優秀超脫。像這樣的詩，在「詩歌集」裡為數是相當多的。以下我們還可以多引幾首看看：

一棵松樹在北方

孤單單生長在山上。

冰雪的白被把它包圍

它沉沉入睡。

它夢見一棵棕櫚樹，

遠遠地在東方的國土，

它孤單單在火熱的岩石上，

它默默悲傷。

詩歌集——抒情插曲

薔薇，百合，鴿子，太陽，
從前我對它們都熱愛非常。

我不再愛它們了，我只愛着

一位嬌小，美麗而純潔的姑娘；

她本身是一切愛情的泉源，

她就是薔薇，百合，鴿子和太陽。

詩歌集：——抒情插曲

「詩歌集」中抒情插曲裡的詩，都是海涅在一八二二和三三年寫的，主題大部份是詠嘆他和阿瑪麗的愛情，然而，這時候阿瑪麗已經和別的男人結婚，對於這樣的事件，照理應該是對他打擊很大的，而且必然會在詩裡表現出他的極度哀傷悲切的感情，甚至表現得不妥當，還會淪為色情哀感的靡靡之音呢；但是，當我們閱讀了全部海涅在此時所寫的詩歌以後，雖略有表露出對愛情的失敗感到失望或惆悵的情緒，但一點也覺察不出詩人有發出不健康的傷感之言，更不用說會有頹廢色情的靡靡之音了。甚至像以下這首「每逢我在清晨……」這樣的詩裡，海涅所表達的已經不止是他和阿瑪麗的愛情上了，而已經把愛情擴大到社會問題上，成為痛斥黑暗、褻貶社會的優秀之作了。

每逢我在清晨

從你的房前走過，

我看見你在窗內，

親愛的，我就快樂。

你探索着凝視着我，

用你深褐的眼睛：

「你這他鄉多病的人，

你是誰？你有什麼病？」

「我是一個德國詩人，

在德國境內聞名；

說出那最好的姓名，

也就說出我的姓名。

「我跟一些人一樣，

在德國感到同樣的痛苦；

說出那些最壞的苦痛，
也就說出我的痛苦。

詩歌集：——還鄉曲

海涅在年青時代就保有這樣良好的傾向，不能不說的是他的革命意志和戰鬥精神所使然的。大家不要忘記海涅是在浪漫主義的影響之下起而展開他的創作活動的，但是當他一旦發現浪漫派無法在鬥爭中發揮作用時，他即馬上把它拋棄。他的抒情插曲和還鄉曲中的詩，全部是在他的「論浪漫派」(一八二〇)一文發表之後寫的。當然，我們還不得不承認，他的這些詩作仍是脫離不開浪漫派的氣息，有時甚至還表現出隱隱的憂愁，但是，他此時的浪漫派也已脫出了前些時候的浪漫派作風，不是那種頹廢，靡靡之音的浪漫派了，已經逐步走上了積極的、革命的浪漫派的道路。海涅在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幾乎在他的「論浪漫派」一文，反對浪漫派的同一年，就首先表現出來，例如在詩歌集的第一部份「青春的煩惱」裡，他用十四行詩的形式所寫的「壁畫式十四行詩」呈克利斯提安·S.L.裡，就已經對騎士、教士、君侯展開了攻擊和諷刺，流露出詩人對當時德國封建反動統治階級的反抗情緒了：

把假面具拿來，我現在要化裝

做一個流氓，使那些艷服盛裝

眩耀世人的無賴之徒不起誤會，

把我當作是他們的一幫。

教給我下流的言辭和舉止，

我要以下等的姿態隨俗浮沉，

否認現在愚鈍的無賴之徒

都借以炫世的一切煥發的才情。

我就這樣在化裝跳舞大會上跳舞，

我的四周圍繞着德國的騎士、教士、君侯，

小丑向我招呼，認識我的人沒有幾個。

他們都用木頭做的寶劍打擊我。

這是消遣。因為我要是除去假面，

這些流氓一個個全要啞口無言。

詩歌集：——少年的煩惱

像這樣鋒芒畢露，銳利無比的詩作，絕不是那羣哀聲嘆氣，歌誦風花雪月的頹廢浪漫派詩人所能寫的，他們連稍微輕輕去碰一下像海涅這一類的詩都

沒有勇氣，不要說會去進行創作或領會了。這種十四行詩，雖然是當時在德國非常流行的一種詩歌形式，而德國的浪漫派詩人更是喜歡這種詩歌形式，通過了不健康思想，向社會人羣散播着毒素，造成不良影響。然而，這種詩歌形式一落進海涅的手裡，即馬上變成銳不可當的武器，這是多麼的不相同。可見，詩人，在要作為一個詩人之前，首先就要作為一個生活的、思想的活人，寫出來的詩，才是活的詩，流傳千百年仍然為人民所好的詩，否則都是死的詩，人雖未死，但他的詩已經先死去。

海涅的這種對社會諷刺、抨擊的詩歌特色，在「哈爾次山遊記插曲」裡更獲得充份而全面的發揮，在「插曲」裡，作者不僅是諷刺、抨擊而已，簡直是直接號召人民起來革命了。

他顯現過偉大的奇跡；
而且還有偉大的工作要做；
他曾沖破了暴君的城堡，
他曾打破了奴隸的枷鎖。

他要醫好致命的舊傷，
他要修改古老的法規，
一切世人，生而平等，
都是同一個高貴的族類。

——詩歌集：哈爾次山遊記插曲

像這樣氣魄雄偉、聲勢壯大的詩歌，它所含著的強有力的戰鬥內容，除了真正具有崇高的革命意志的詩人之外，也並不是一般無所抱負的詩人所能夠寫的，即使寫了也是很勉強，虛假的情感必定會自我暴露地把這種假革命詩人的面目揭穿，我們不妨說一句，即就歌德和席勒，也從未有過如此大胆的直接向黑暗社會的心腹刺殺的勇氣。海涅在這首詩裡用「聖神」的字眼來比喻革命的民主思想，把這種思想描寫成攻無不克的百戰百勝的武器；也唯有像這樣的思想才敢于號召人民起來行動，推翻暴君。

在「哈爾次山插曲」裡，除了上述的「山上牧歌」之外，還有「牧童」和「伊爾賽」等詩，雖然是以童話詩的形式出現，但是內容都是肯定現實生活、思想性深刻的優秀詩作。

「哈爾次山遊記插曲」的全部詩作，是海涅從他的散文集「哈爾次山遊記」一書中抽取出來的；這部散文集最大胆而深刻地發揮了他對現實社會的諷刺

和抨擊的才能，成為他後期意義深刻的社會詩和政治諷刺詩的先導，因此這部作品實在可以看作是作者海涅從浪漫主義跨入現實主義的一個紀程碑，是海涅一部很重要的作品。

在「還鄉記」出版的那一年，在一八二四年的九月和十月間，海涅曾經作了兩個月的徒步旅行，他雖然要經過的地方相當多，但是重點却是放在哈爾次山，他準備好好地到這座山上觀賞一番，要攀上這座山的最高峯布羅肯，領略一下大自然的幽美景物。散文集「哈爾次山遊記」，便是這次旅行中寫成的。哈爾次山在德國的北部，山上林蔭蔽天，風景怡人，山裏還蘊藏着豐富的未曾開發的各種礦藏，有銀、鐵、鉛、銅等，遊覽勝地布羅肯在山的最高處，高達一、四二公尺，從十八世紀以來就已成為人們遊覽的好去處。海涅當時是哥亭根大學的學生，他的旅行是從哥亭根出發，經過哈爾次山、哈雷、耶那，最後到了魏瑪，在魏瑪海涅第一次會見了年老的歌德，然後才轉從哥達、卡塞爾回到哥亭根。

這一次的旅行給予海涅很大的收穫，使他清楚地認識了自己的家鄉和人民；他不但看到了德國自然風物的美，而且也深刻地體會到祖國因分裂為許多小邦國所帶給人民生活的困苦和災害。海涅把他在旅途中的所見所聞，全都寫了出來，通過他銳利而藝術性高超的筆鋒，尖銳地諷刺和辛辣地嘲笑了那些外貌可怕而實地愚蠢的統治者，而對於陳腐的大學和庸俗的市儈，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挖苦和嘲弄，揭發了當時社會中虛偽和反動的本質。他一方面用各種各樣離奇的比喻與形容詞，描畫出當時的政治家、投機政客以及教會裡的種種醜惡現象；另一方面他又對礦工、牧童、小學生、小女孩這些純樸善良的人們懷抱着無限的愛與關懷；也充份流露出海涅對自己鄉土的熱愛，深深地愛戀着自己國土上大自然的樹木、花草、河流。貫穿海涅的整部「哈爾次山遊記」裡，就是諷刺和讚美，鄙視和關懷互相交織着，成為一篇風格特殊的遊記，海涅這時的思想狀態在這篇遊記裡得到具體的體現。

他用着幽默、潑辣，含意深刻的語句諷刺哥亭根學者們旁徵博引，只會把材料亂塞硬搬，移花接木的無能偏向，他一寫道：——

「我離開哥亭根時還很早，學者某君還睡在床上，和平常一樣做他的美夢：他在一個美麗的花園裡散步，花畔裡生長的盡是些雪白的、寫遍引用文句的小紙條，在日光中閃爍可愛，他到處摘下來許多，又辛辛苦苦地移植在一座新的花畦裏，這時夜鶯用牠們最甜美的歌聲使他古老的心感到歡喜。」

他的這種在幽默中含着深刻思想意義的文筆，同樣出現在諷刺和抨擊一般無能的政治家、投機政客和愚蠢的支配階級。他既默然但又尖刻激烈地寫道：「……他一切舞蹈的節段是怎樣意味着外交的談判，他每個轉動

是怎樣都有一種政治的關係，譬如說，當他熱望地向前躡身，雙手遠遠伸出時，他就表示我們的內閣；當他用一隻腳旋轉一百次，不離開原處時，他就表示聯邦會議；當他用捆得緊緊的腿旋轉細步時，他心中就想到那些小公侯們；當他像一個醉人似地晃來晃去時，他就表明歐洲的勢力均衡；當他把彎着的胳膊像綠球似地抱在一起時，他就暗示一個會議；最後，當他漸漸伸展向高處升起，在這姿態中靜止許久，忽然迸發為最可怕的跳躍時，他就表演我們東方的過於龐大的朋友。

這是多麼深刻的一針見血的諷刺呵！這一類的諷刺貫穿在整部「哈爾次山遊記」的每一句話中！「每一句話」，不錯的，一點也不誇張。整篇散文所顯現的搏擊力既是如此的猛烈強大，那麼，穿插在這裏面的詩歌又怎麼能够表現虛弱無力呢？因此，「哈爾次山遊記插曲」的精神，戰鬥力是和遊記的散文佔着同樣重要地位，互相關聯，同時出擊的。

我們不難從「詩歌集」裏發現，作者海涅，當他寫出了「遊記插曲」裏那樣思想性廣闊，戰鬥力強韌的詩作以後，他似乎已經轉向在形式上要求革新的階段，而這一新革新的嘗試首先便表現在「詩歌集」最後一部份詩作「北海」詩組裏了。是的，一位革命的詩歌工作者，當他已經在思想內容上有了堅強的蓄

備以後，他必須隨之而在形式上也進行改革，擺脫舊形式的束縛，這才能更有助於容納日漸豐富多彩的內容，而「北海」裡的詩，正是作者採用了一種新的自由詩的形式，作為表達他飛躍着的勇猛前進的思想感情的工具。

「北海」海涅作于一八二五年，這是海涅在哥亭根大學畢業那年遊覽北海後的收穫，用新的形式，歌唱新的題材。以詩歌的形式看來，似乎單純在讚頌大海和各種自然景色；然而，海涅是在把這些自然現象加以人格化，向世人們宣揚生活現實的真理，提高人們對現實生活的肯定和認識。儘管全詩就好像童話詩或寓言一樣出現，但蓄藏在詩的核心中的對現實生活肯定的思想是全然存在的。

總的來說：「詩歌集」是一部積極浪漫主義的抒情詩集，海涅在這裡面採用素樸的民淫形式和自由體新詩的形式，透過他現實生活為基礎的感情，歌唱他青春的歡樂和煩惱，發出他對現實社會的看法主張，向人們宣揚着現實生活的真理。而他的散文「哈爾次山遊記」，同樣具備着像詩歌集中的戰鬥精神，向黑暗腐朽的社會發出了嚴厲的挑戰。

海涅初期的文學活動，正是以他的「詩歌集」和「哈爾次山遊記」來展開的，這兩部書中的內容和形式風格的逐步充實完美，標幟着他這一時期的詩歌活動的全貌。

（未完）



讀「在馬六甲海峽」

· 李烽 ·

近日再度閱讀趙戎先生的「在馬六甲海峽」，有多少感想，寫出以作為個人對這部長篇著作的一些意見。

「在馬六甲海峽」早在三年前就出版了，然而，評論界一直沒有什麼反應；在報章刊物上找不到一篇評論它的文章，甚至一篇介紹性的短文都沒有。看來，這部長篇著作是受到冷落的了。

提起「趙戎」這個不同凡响的名字，大家都感到非常熟悉。趙戎先生是馬華文藝界的老前輩，廿餘年來在馬華文藝界辛勤耕耘，寫了許多理論文章

、雜文、小說等，為馬華文藝獻出了一定的力量。這種功績是不容抹煞的。

「在馬六甲海峽」是趙戎先生出版的唯一一篇小說（趙戎先生曾在這部作品的后記里提及另一部姐妹篇「熱帶的土地」，但是遲至目前，還不見出版），相信他是費了一番苦心去完成的。

作者在后記里寫道：「這本書是要寫戰前救亡運動的風貌」。這是指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馬來亞淪陷前的那段時期。是的，那時確是一個熱烈，充滿着救亡熱潮的偉大時代。經歷過那個時代

的人們，當他們回想起那個時候的熱火朝天的救亡運動時，總會感到那個時代是光輝偉大的，是令他們難忘的。

在那個時代里，凡是有着人類尊嚴的人，都會參加到救亡運動中去。起初，救亡運動僅僅是作為援助中國抗戰的一項工作，但是由於當時大部份華人都具有強烈的效忠中國的觀念，因此，這項運動一開始就獲得全馬華人的大力支持，發展得非常蓬勃，很快就普及到各階層中去。當局勢日益緊張，日本採取強硬手段，一步步迫向東南亞，發動侵略戰爭，想藉此建立起「大東亞共榮圈」的時候，這項救亡運動的性質也隨着而改變。這時，人們腦際里所想的是保衛土地，保衛長期以來跟他們生活有着密切關係的馬來亞土地了。這種觀念雖然還未十分明確，然而在性質上已跟初期的「救中國的亡」的觀念大大不相同。而救亡運動也因此變為一項具

有民族主義思想萌芽的運動。當日軍正式在馬來亞本土發動戰爭的時候，許多華人都直接參加到軍隊以及各種陣綫中去抵抗侵略者。這些實際的行動都說明馬來亞的華人已不純粹以外僑的身份去參加這項反侵略的鬥爭。

可以說，救亡運動的發展直接推進了馬來亞華人的效忠觀念，使他們熱烈投身到反侵略的鬥爭中。他們抱着偉大的抱負，在救亡運動中獻出他們的力量，獻出他們的生命。他們流的血液使那個時代更光輝！

像這樣的時代，這樣的題材，是值得文藝工作者去寫的。然而作為前輩的我們，看到這類作品的機會並不多。除了苗秀先生的「火浪」以及其他一些作者的屈指可數的中、短篇以外，就只有趙我先生的這部「在馬六甲海峽」了。

無可置疑，趙我先生的這部長篇小說值得讀的。趙我先生在戰前就以他的評論文章出現在馬華文壇上，我們相信他對那個時代十分熟悉，也因為這樣，我們相信他是能够很好地掌握這個題材。由於這樣，作為讀者的我們，也可以對這部著作相對地提出較高的要求。

作者的創作意圖非常明確。他所要寫的是戰前救亡運動的風貌。這是作者的主觀願望，也是他在寫這部作品時時刻刻關注的問題。然而，作品的客觀效果怎樣呢？是否跟作者的主觀願望一致？

在幾番週詳的閱讀後，我們感到作者所寫的救亡運動有許多不夠的地方。從作品的客觀效果看來，救亡運動的風貌是反映了一些，然而不是全面的；是淺薄的，不是深刻的。就作品的客觀意義來說，救亡運動僅僅得到局部的反映，讀者感覺不到救亡運動的主要脈膊，因此作品的思想性也無形中削弱了許多。

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缺點？

首先，在作品里的主要人物「老筆」身上並沒有濃厚的救亡氣息。我們知道，作者是想通過「老筆」這個中心人物的生活與活動來體現出那一個時

代的救亡運動。作為「在馬六甲海峽」的主要人物的「老筆」應當是一個前進、積極的救亡工作者。我們是多麼希望從「老筆」身上嗅到那個時代的氣息。然而，我們失望了。我們所看到的「老筆」卻不像一個認真或者說比較積極地參加救亡工作的人。在作品里，「老筆」却是另外一種人。他居住在「整日都是幽靜」的「修竹園」里，有着閒餘的時間去欣賞「花王九」所種的「百般不同的花樣」，更有時間去幫忙「花王九」的「澆水鋤地」。除此外，他還「積極地」去「照顧」「年紀還輕」，但又是「精乖伶俐」的冰，而且和冰去發展起一種十分微妙的感情，去「溫那熱情的吻……」

當然，老筆也有參加救亡工作。他為報刊寫稿，隨隊到鄉村去宣傳，以及在社里寫標語。然而，作者寫「老筆」參加救亡工作的地方並不多，甚至可以說是太少太少了。從作者處理「老筆」這個人物看來，我們認為作者應給予這個人物更多機會參加救亡工作，不然，在讀者眼前，「老筆」只不過是一個跟救亡工作偶爾發生關係的人。我們不但不能從「老筆」身上嗅到強烈的救亡氣息，相反地，却感到一股安閒悠哉的氣息向我們的鼻子襲來。這種安閒、悠哉的氣息跟那個時代的強烈的救亡氣息是多麼不相稱。作者欲通過「老筆」身上體現出當時救亡運動的願望也不能說是成功的。

其次，作者用太多的篇幅渲染「老筆」跟冰從認識到戀愛的過程，而且用了不少的筆墨來描寫他們互相表達愛情的方式。我們不反對在反映救亡運動的小說里可以寫愛情。實際上，愛情是人們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問題，而許多作家也嘗試寫過不少反映愛情的成功作品。然而，「在馬六甲海峽」是要寫救亡運動的風貌。也就是說，愛情在這部作品里應當是佔着次要地位。從作品的客觀效果看來，愛情倒是成為重要的部份，而救亡運動這個主綫却退到背景中去。讀了「在馬六甲海峽」，人們不禁感到有太多地方是描寫「老筆」跟冰之間的愛情的成長，而不是寫救亡運動的風貌。在第三、四章描寫

這些矛盾的解決過程。作者這樣地處理他的小說，無形中使救亡運動這條主綫受到巨大的牽制，而作品的主题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

再次，我們認為作者並沒有把他的人物跟整個救亡運動結合起來。救亡運動僅僅所為人物活動的環境（指社會環境），許多提到救亡工作的地方也頂多是「氣氛」吧了。作者只寫到當時的救亡工作，沒有寫出人物參加這些工作。作品里面的人物（除了梅以外）都彷彿跟救亡運動沒有什麼關係似地生活在一種閒適的氣氛里。作者這樣地處理他的作品，使到救亡運動成為人物活動的背景，而不是統一在人物的行動中，因此，讀者會有這樣的感覺：人物好像是按裝在環境里，就像小學生把剪紙人物粘在一張有背景的背景紙上。

作為一部反映救亡運動的風貌的作品，「在馬六甲海峽」還嫌有不足的地方。無論從題材的廣度或深度看來，作者都是處理得不夠的。他對題材的發掘非但不廣，而且也發掘得不深，比起苗秀先生的「火浪」就差一段距離了。

上面所談的都是「在馬六甲海峽」寫得不够的地方，這些都是當着題材上的缺點來看待的。然而，它也有着明顯的優點。

從作者選擇這樣一個題材以及他對這題材的態度來看，「在馬六甲海峽」是一部有着一定社會價值的作品。作者站在鮮明的正義立場，寫出戰前救亡運動的一些風貌，多少反映了馬來亞華人表現在這項運動中的進步意識，這是十分可貴的。作者也全時寫出了戰前馬華文藝工作者的刻苦生活，他們的遭遇與在救亡運動中的良好表現。至於一些「牛鬼蛇神」式的文化人士像陳長遠、陸通、李樹林、林山等，在作者的筆下都成為卑鄙的小人。

再者，作者也善於運用一些史實來加強作品的真實性，使人看了有着親切之感，作品里寫的吼社、星社、星華文工團，救亡話劇社，華僑動員總會以及一些人如王任叔、郁達夫、胡愈之、林國石、任光、葉尼等都是真人真事，沒有虛構的地方。

救亡運動的篇幅里，有一大部份倒是描寫「老筆」跟冰之間從友誼到愛情，以及他們之間的小矛盾與把這些真人真事穿插在作品里面，不但加強了作品的感染力，同時也使讀者們能够多少了解戰前的救亡工作者如何堅苦地工作。

在上面，我們已多少談到了「老筆」這個人物形象了。我們想用多一篇篇幅來再談談「老筆」，因為我們覺得他是一個相當有趣的人。

作為「在馬六甲海峽」的主角的「老筆」，在作品里是以一個正面人物的身份出現。作者很想把「老筆」寫成一個沒有缺點、或者較少缺點的正面人物，通過他的活動來反映當時救亡運動的風貌。作者費了巨大的精力來刻劃這個人物，不外是要使讀者從「老筆」身上嗅到那個時代的氣息。

在作者筆下，「老筆」是一個「看了好幾箱書」的「哲學家」，有着豐富的社會科學知識，而且還是文藝圈子里的「臥龍先生」。在一羣朋友中，他是「較為冷靜和理智，看得透」，可以從旁「指示」別人，「督促」別人的老大哥。朋友尊敬他，時常向他請教；琳甚至還轉託他去照顧冰。他寫過不少的文藝評論，如「論新啓蒙運動」，「九一八」以來的馬華思想界」等，而且還用過哲學上的否定之否定律來說明馬華啓蒙運動。

一九四一年，局勢起了急遽的變化，生活在馬來亞的人民也為着戰爭一天一天地迫近而感到驚惶。這個時候，我們從「老筆」的口里聽到這樣的話：「不必怕，勇敢些。我們要忍受種種煎熬和鍛鍊。這就是考驗。」當日軍的飛機開始向這個孤島空襲的時候，老筆也拿起了筆，不斷地寫標語，而且跟着宣傳隊開到甘榜山亭去。

當新加坡淪陷在日寇的手里時，「老筆」被社里的老黑出賣了。結果，他被捕進獄，在敵人面前威武不屈，還強硬地說：「我不是出賣朋友的漢奸走狗！」後來，當林山來向他誘降的時候，他還用計，狠狠地把林山「揮了兩拳」！

作者這樣地描寫「老筆」無非是想通過這些「

動人」的事件，把他塑造為一個積極、較少缺點的救亡工作者。作者把諸多正面人物的優點加在「老筆」身上，主要是欲使這個人物發出強大的感染力，以便感染讀者。換句話說，作者是把「老筆」當着一個進步、積極的救亡工作者的典範來寫的。然而，在讀者腦海中的「老筆」的這個形象是否這樣？

讀完了這部作品，我們倒覺得「老筆」這個人物並不是一個積極的救亡工作者。不，在我們腦海里無法出現這樣一個形象。相反地，我們倒覺得「老筆」這個人物非常落後，滿身有着個人主義的爛瘡。在他身上，找不到一個積極救亡工作者所應有的優良品質和自我犧牲的精神。我們無法看出他是一個積極的救亡工作者，也找不到他在集體中的良好表現。

我們所看到的「老筆」却是一個滿肚理論，滿腦子個人主義思想的人物。他愛誇大自己，多說少做，在理論上是巨人，在行動上是矮子。他可以滔滔不絕跟別人談吐深奧的理論，什麼啓蒙運動啦，什麼否定之否定律啦，但是，當別人正在為着救亡工作忙得透不過氣的時候，他却花了一大部份時間去跟冰搞好聯系，去跟冰「溫那熱情的吻」，去享受那「一陣異性的氣味」。當人們拿起了簡陋的武器在大地上跟日寇展開搏鬥的時候，他却「回到修竹園老家」，回到他的冰的身邊。

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來，「老筆」確是把更多時間用在愛情的「工作」上，至於真正的救亡工作，他却較少參加，或者是把它當着愛情「工作」以外的副業吧？

作者欲把「老筆」刻劃為積極、進步的救亡工作者的這個願望是遭受了挫折的。我們所看到的「老筆」並非作者腦海里的「老筆」。實際上，作品里的「老筆」却更像苗秀先生在「火浪」里寫的那個張來，當人們正在為着救亡工作奔忙的時候，他却自個兒隱居在山芭里。

明顯地，作者對這個人物是缺少批判的。當然

，我們所指的批判並非要作者以第三者的身份在作品以外進行，而是通過作品里的具體人物、具體事件進行的。

我們並不要求作者去完全否定「老筆」這個人物。不，不是這樣。「老筆」這個人物基本上還是進步的。我們僅要求作者對這個人物身上的一些落後的地方採取批判的態度。唯有這樣，作品才能發揮更大的教育力量，才能有更深刻的社會意義。

然而，作者沒有對這個人物的缺點採取批判的態度。作者始終都是把「老筆」當着一個徹底的正面人物來寫，彷彿這個人物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缺點似的。

為什麼作者對這個人物不採取批判的態度？是作者不願意對一個正面人物採取批判態度？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

我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作者不把「老筆」身上的缺點當着缺點看待。相反地，在作者看來，這些缺點是極平常的，是理所當然的，換句話說，這些缺點都不是缺點。這說明作者本身在思想修養方面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反映在作品里就產生出上述的毛病。

說了這許多話，無非要說明作者要把「老筆」寫成一個進步、積極的救亡工作者的這個主觀願望，是跟作品的客觀效果不相符合的。我們認為，作者塑造「老筆」這個人物形象，是不成功的。

至於其他衆多的人物形象，我們在此不準備多談，只想針對冰跟梅這兩個人物作簡略的談述。

冰這個人物形象基本上受到「老筆」的牽制，因此，在許多方面，她跟老筆一樣，有着一些相同的缺點。例如，她也把很大部份的時間用在愛情的「工作」上。然而，作者對這個人物形象的刻畫却比較成功。首先，作者是把她當着一個有着明顯進步傾向，正在發展中的女孩子來描寫，而不是把她當着一個像「老筆」那樣成熟的人；其次，作者對冰的描寫確是相當够技巧，使一個又精乖伶俐、又熱情的女孩子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現在讀者面前。

嫦娥在祈禱

千萬年的寂寞，
幾宮日子冷清！
縱使一年十二回歡笑，
只伴着玉兔兒解悶；
剩下來的日夜，
不見嫦娥露笑臉。
自后羿拉折神弓，
便斷了重返人間美夢！
千萬個中秋月圓，
千萬回嫦娥幽怨！
望着家家朝拜的芋頭糕餅，
嘆四十萬公里路程遙遠！
小朋友呀，你們看：
月亮傍邊，
閃灼着數點星星，
輕飄着縷縷白雲。
嘉嘉林的大名，
傳到嫦娥耳邊；
撩起久別人間的思念，
千萬年死灰的心重燃！
嫦娥在焚香，
嫦娥在祈禱；
閃灼的是香頭火星，
輕飄的是縷縷香煙！
她向科學家祝禱：
快把通往月球的電梯造好。
寂寞的美人要下高樓，
苦盼着麗絲可娃早伸援手。

• 涯無 •

。梅在小說里佔的篇幅並不多。作者也沒有意思要特別去刻畫他。然而，我們却對這個人物感到非常親切、可愛。他樂觀、積極，是一個敢於衝鋒陷陣的好男兒。但是，他並不是一個盲動者。相反地，他每一次的言論與行動都是謹慎的。在工作上他比「老筆」更積極、更徹底。他不像「老筆」那樣把大部份時間用在愛情上。

是梅這種果敢、無畏、絲毫不把個人利益放在腦子裏的人，才是真正的救亡工作者。是梅這樣的人物才能給予讀者強烈的感染力。也因為這樣，我們更希望作者能够花更多一些篇幅去刻畫這個人物，雖然作者對梅的輕描淡寫已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塑造出一個真正的救亡工作者的典範了。

以上是我們對「在馬六甲海峽」里的幾個主要人物形象的一些意見。接下去，我想簡單地談談這部作品的結構問題。

從作品的整體說來，第一、二以及第七章的篇幅都是多餘的。急性的讀者相信是沒有耐心看完第一、二章的。即使有耐心去看這兩章，讀者們還是會感到「莫明其妙」、「不知所云」。文學作品最忌這樣，而「在馬六甲海峽」却剛好不幸有着這個毛病。

造成這個毛病的主要原因在於作者對第一、二章的描寫太囉嗦，太累贅，而且離開故事的主線太遠。作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詳盡地刻畫船上各種人物的怪相。可惜，作者這方面的努力是白費的，而且對故事的主線也沒有什麼幫助。依我們看來，作者盡可把第一、二、八章組織起來，寫出一篇獨立、出色的短篇，而不需要「硬梆梆」地把它們「塞進」這部作品里，使讀者以為作者的目的地是要把作品拉得越長越好。

除此外，「在鬼門關」這一章後，忽然來個飛躍式的轉變；故事從「老筆」逃避出新加坡的這個情節轉回到跟冰在和平後在船上的重逢。這有點像魔術師變戲法，使人看了眼花繚亂，那里像文學作

品？這個缺點，作者多少有發覺到。他在後記里寫道：「相信讀者會和我有同感，以為『在鬼門關』後，應該還有一兩章。」的確，按照故事發展的規律來看，本來應該是這樣的。因為，唯有這樣才能把「老筆」跟冰的分手跟重逢交代清楚。可是，作者在後記里繼續寫道：「但，這已是『熱帶的土地』底題材了。」天呀！本來屬於「在馬六甲海峽」的情節，竟被作者預先安排在另一部所謂「姐妹篇」的作品里。這，這不是拿作品來個「五馬分屍」？

寫武俠小說的人，時常故意在精采、緊張的地方來個且待「下回分解」，把結局留在下集。他們這種作法沒有別的目的地，就是「搵錢」。難道我們的嚴肅文藝工作者也要學習他們那套「秘訣」？

看完了「在馬六甲海峽」後，讀者無法明白冰跟「老筆」到底怎樣分離，也無法知道他們這種不幸的遭遇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讀者無從知曉，也沒有辦法去憑空捏想。不過作者還有「法寶」，這個「法寶」就是：請看「熱帶的土地」就可分曉。可是耐心的讀者到今天還沒有看到這本書問世。

作者這樣地處理他的題材，使作品的完整性遭到破壞。這種嚴重的後果，作者在進行創作時候大概沒有想到吧？

說了這麼多的話，好像這部作品全然沒有優點似的。實際上，「在馬六甲海峽」還是有許多優點的。趙戎先生是個老作家，有着豐富的寫作經驗，文筆方面已達到十分熟練的地步。他文筆流暢，行文之間帶有飽滿的感情，使人讀了他的作品有着親切的感覺。他在敘述之中帶有抒情，比起港台派的小說家和一些自封的作家是好得多了。作者在第一、二章里給予馬六甲海峽的描寫基本上有一定的氣魄，雖然還嫌有些不够簡潔的地方。

在今天，當讀者無法讀到更多健康文藝作品的時候，「在馬六甲海峽」是一部值得推薦的作品。

稿於彭亨州

六四年十一月



回到山村

——風山——

回到了山村，我第一個感覺，就是這山村比以前寥落和寂寞得多了。記得幾年前我離開這地方到星洲去升學時，街路上還有不少的行人；現在街路上的行人也寥寥無幾了。

我單獨地坐在咖啡店里，咖啡店里也是冷冷清清的，只有幾個老頭子在翻報紙，一杯咖啡喝就坐了一個下午。我也無聊地翻閱着報紙，正想到乏味的時候，一個粗壯的年青人走了進來。

「哈囉！老吳！」

他一看見我，就像久別的親人重逢一樣，很親熱地和我打起招呼來。

我仔細地打量着對方，皮膚黝黑色，胳膊面貌是很有印象的，但就一時想不起他是誰。

「不認識我了？」他遲疑了一會：「我是王——」

「啊！你是王海！」

我立刻記起來了，他是我小學時候的同學，畢業以後，我到星洲去升學，他則和父親一起去魚棚捕魚了。轉眼間七八年過去了，我畢業已經兩年；而他，不再是學校時天真活潑的王海，看他強壯的身體和粗糙的手，就知道他經過了幾年的勞動和生活的折磨。

「喂！咖啡一杯！」他粗聲地喊着，然後又回頭對我說：「怎樣？還讀書嗎？」

在我感覺中，他不但外形變了，變得再也找不到一點學生時代的樣子，就是談吐，個性，也不是以前那個樣子，他現在粗爽得多了。

「畢業兩年多啦！」

我說話的樣子和語氣，在他感覺中，也許是一個十足的斯文人吧？

「啊，真快！」他叫了一咖啡喝說：「你現在好啦！教書的生活多清閒，不像我們打魚人，吃不飽餓不死！」

我很明白，在這山村人們的觀念中，中學畢業了，一定是做教書先生，而教書的生活，在他們的眼光中，是多麼清閒高尚的職業啊！

但他不知道，我畢業了兩年，就失業了兩年——一張乙等文憑等如一張廢紙。

「我也不好——找工作真難啊！」

我沒有正面回答他。因為一個中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在這山村人的眼光中，認為是丟臉的事，他們畢竟還不了解社會問題。

「幹令老母！你還不好，難道我就好嗎？」他很自然地說着粗話，對我表示不服氣。

「唉！你不懂，我現在還是一個失業漢啊！」我只好直接告訴他了。

「怎麼？高中畢業也沒工做？」他有點不相信的樣子。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我忽然想發發牢騷，分析一下社會問題，但我沒有那麼做，我知道我是對一個漁人講話，人家是不喜歡聽你的理論的。于是我轉而問：

「你的魚棚有魚嗎？」

「什麼魚棚？早就倒啦！」

「沒有做過？」

「虧了大本，現在那邊有本錢！」

「哦！那麼，你現在不在魚棚做工了？」

「早就不做了！」

「那麼現在做什麼？」

「捕蝦——放網捕蝦。」

「捕蝦？好賺嗎？」

「賺倒屁，一天賺不到三塊錢！」他把最後的一口咖啡喝完了說：「他媽的，昨日才提到三條小蝦！」

這下我才知道，他的生活也有了變化。從前他父親自己還有魚棚的時候，他家庭不會太窮，可是現在，他已經變成一個只有一副網和一只小舢舨的漁人了。

「生活真不容易！」

我雖然很同情他，但自己也顯得那麼無可奈何，只能講出這麼一句沒有用的話。

「他媽的！」他把拳頭往桌子上一敲：「想起來實在很氣！一個人生得大大條，要力有力，要能做事，但却賺不到吃！」

我睜大了眼睛看他，我驚奇於他會講出這樣憤懣的話，在我以往的印象中，山村人多是只會怪怨自己的命運不好，不會像他那樣憤憤不平的！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我不覺又講出了這句話。我有點奇怪，為什麼在他的面前，我只能講這句話，往常的理論全無用武之地了。

「這是什麼道理？」

他這一問，使我感到有點突然，我沒想到，他不嘆嘆自己命不好，反而追問原由。

「這，這是因為……」

因為，因為什麼呢？我沒有去分析，因為我仍然知道，我的「理論」只有知識分子才聽得懂。我感到慚愧，慚愧於自己還沒有學會用羣衆的語言來和他交談。

「……」他張大眼睛望着我，好像在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們改次才好好地談吧！」

我現在感到自己原來還這麼無能，還不能滿足他的願望呢？這該多慚愧呀！

他看我沒有答他的問題，雖有點失望，但看來他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印象，我也就較為安心了。

「坐你吧！我要回去了。」他站了起來。

我趕緊摸出幾個銀角替他付了茶錢。

「有空到我家去坐坐吧！」他說。

「好的。」

（下文轉入20版）

我

們

四

個

年

輕

人



(一)

是不幸的遭遇，將我們帶過了星柔長堤；是光輝的理想，把我們四顆正直、熾熱、蓬勃的心連繫在一起。身為孩子，我們卻沒有過童年，稚弱的心長久被憂悵和不幸纏困着。我們的耳邊常响着大人們暴怒的叱罵、低沉的嘆息和病痛時的沉重呻吟，婦女們淒涼的啜泣和孩子們飢餓時的啼哭；我們那常被淚水迷濛的雙眼，觸目皆是乾癟黧黑、像枯焦的木頭一樣的身體和青銅色的瘦臉，孩子們赤裸着瘦癯的上身，短褲子已是補釘得不能再補釘，辨不出那一塊是原來的布料了；……我們來自同樣貧窮的鄉村。

(二)

我們是兩個來自麻坡的學生。我們的爹娘都是善良的農民，像所有生長在馬來亞土地上的勞動人民一樣，個個誠樸淳厚，有一顆善良、正直的心，勤快粗壯的手腳和黧黑結實的身體，差只差，大家的頭腦裡還缺少一樣重要的東西——文化。

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勞動着：撈浮萍，拔猪草，煮猪飯，養肥了肉猪一寮寮；他們翻泥，鋤草，澆水，施肥，捉蟲，噴殺蟲油，……

方里虹

種出了各種蔬菜綠油油，一行行。但是等一寮寮的肉猪賣了，一行行的青嫩的蔬菜賣了，却總永遠還不清雜貨店和肥料經紀商的債，永遠養不飽一家人的肚皮，人們掙扎在貧困的泥潭裡，翻不了身，默默地勞動着，又靜靜地死在勞動了一生的熟悉的土地上！他們的下一代，仍舊拿起父母親遺留下來的鋤頭，步上前一代的後塵，對生活，只發着殘弱的低吟，從不會吼出一聲雄渾的挑戰音响，而最後，又含淚地把鋤頭交給他們的第二代。

我們是新一代中的兩個小生命，是不幸的一羣中的兩個幸運兒，我們同樣靠吃稀粥配蕃薯葉長大。我們是「不折不扣」的半工讀學生；早晨翻泥，鋤草，挑肥，澆水；下午上學，假期還得踏腳車到數哩外的膠園裡鋤「樹膠腳草」，賺一些錢，以便開學時勉強可以繳清學、雜費和書費。

總算僥倖唸完了小學。領畢業文憑那天，因極度興奮而掉下了幾滴熱淚。然而，回到家裡，父親却早已預備了一把新鋤頭等在門口！

「把文憑藏起來，字不能當飯吃！喲，這把新鋤頭是給你的。」

「不能把鋤頭接下啊！」

我們已決心要學更多的文化，要從書本裡，去尋找我們幾代為何都那麼貧窮的答案。我們那才懂事的心，早已憧憬着一個美麗的理想，嚮往着一種新的，有異於此地青少年所過的緊張却嚴肅有意義的生活；我們的開始燃燒着新希望的心，早已乘着

希望的翅膀，翻過低矮的山嶺，穿過翠綠的橡膠林，飛過了星柔長堤；——獅島的無數過着繁忙生活的青少年，那裡的許多中學校，美麗莊偉的山崗和那英雄的湖畔，還有那山崗上，湖畔草地上那激動人心的故事，早已扣住了我們那正躍動着美麗理想的心弦。

靠着母親和鄰居們的幫助，在一個寧靜的夜晚，懷着馬上就要勝利的堅持信心，我們哭別了多難的慈母，忍心地離別了曾在那裡編織過無數綺麗夢幻的麻坡河畔……

火車「隆隆」地前進着，從車窗望出去，外面是一片黑暗；我們互相依偎着，身旁沒有一個熟人，想起今後就要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裡捱渡六年的時光，不禁感到一陣寒戰。恐慌，滴下了幾顆淚珠。……

(三)

中一那年，我們的生活過得還好。一方面因為我們都被批准為免費生，另一方面，因為同學們都同情我們兩的不幸遭遇，也欽佩我們為求學問，追求真理而不畏任何困難的堅毅決心，他們其中的一位家長答應我們寄宿在他的家裡；那時，我們的母親還能按月寄二、三十塊零用錢給我們，可是，自中三第三學期開始，我們的家因遭遇了更多的不幸，難患了瘟，豬又沒有價錢，菜又常生蟲，經濟因此更加拮据了，再加上弟妹們多已達到了入學年齡，因此，間斷了經費的供給。我們幾乎因此被迫停學。

幸好，許多同學、朋友伸出了友誼之手，幫助了我們。但最重要的，還是我們交上了兩個新的朋友。

那是中二的年假，我們幾位同學，覺得不能永遠把自己關在一個小天地裏，固定在一個生活環境裏，應該擴大生活的圈子，生活的土壤，於是我們努力去實踐我們的願望。這努力，使我們接近了廣大的各階層人羣；我們那走慣柏油路的雙腳，開始

經常沾上了鄉村泥路上的爛泥。我們的朋友，再不止是一些文質彬彬的學生，而且更多的是工場裏的工友，鄉村里的農民子弟，和路邊的小販。……

有一次，一個團體舉行遊藝晚會，我們去協助後台裝置工作，在遊藝會結束時，我們結識了兩個新朋友——舞蹈演員。他們都是粗壯的工友。後來，由於經常的來往接觸，他們體恤我們的境遇，誓要幫助我們。他們為我們到處奔走，通過朋友介紹了幾位小學生成給我們，我們於是當起了一「家庭教師」，也因此暫時總算能勉強維持生活了。

工友們的熱情幫助，使我們既感激又深覺慚愧。他們是把我從失學的邊緣拉回來的恩人。

後來，爲了不好意思長久寄宿在同學的家裡，也爲了能更好，更緊密地和工友們相處在一起，我們捲了行李——兩個「牛奶箱」，兩個破書包，搬進了一間用廿塊錢租的破陋亞答屋裏的小房間——一張木板床上，擠了四尾「沙丁魚」。

(四)

在一個輕風細雨的晚上，我們談起了各自的身世，原來，他們比我們熬過更多不幸的坎坷生活，和他們比起來，我們還算幸運得多哩！他們那爲生存而與惡劣環境搏鬥的生活史，使我們欽佩，感動而落淚……

老張，來自落後的彭亨。日本南侵時，唯一疼她的母親被飢餓和疲乏折磨死了。次年，他的酗酒和抽大煙的父親用個兩大籬挑着四個孩子逃難。老張較大，抱着破衣包跟在後面跑，想不到在深野無人的樹林裏，他父親忽然放下大籬，發狂地大哭大嚷，睜着凸腫的大眼，把孩子一個個從籬裏抓起來，輪流着吊死在大樹頭上。當時，老張懼怕地尖聲厲叫，死命地抱住父親的腳求饒，而他父親這時却反而轉爲溫地低下淚水縱橫的哭臉，發抖地抽搐着，用力地抱着他，父子哭成一團，沒把他吊死。此後，他們繼續逃難、到處流浪。想不到過了兩年，他那失業，酗酒又抽大煙的父親，在一個深

夜裏，把他用繩網起來，兇暴地強把他拋進一輛汽車裏，帶到柔佛，賣給一個親戚，送進他的黃梨廠裏——老張變成了一個切黃梨學徒。他幼小的心靈，因受不了親戚的虐待和師傅的無理叱罵，次年，靠着好心的工友們的幫忙，僥倖地逃脫了那鉄面無情的親戚的魔掌。孤苦的他，從此輾轉流落到獅島，步上了生活的另一個里程碑。

他在咖啡店裏捧過咖啡，在路邊賣過「油條」「菜頭蒸」，當過工場雜工，後來進了工會裏的夜學識字班；……如今，他是「枋廊」的「跟車尾」工友，是一個明白事理的工人。

黑陳，來自污穢的霹靂。破小的魚船是他們的家，每天見到的，是變幻無窮的蒼穹和那黝黑，渾濁，不寧靜的海水。不幸呵，狂風捲走了他們母親和十二歲妹妹。然而，當淚水還迷濛着他那紅腫的哭眼，善良的父親又被鯊魚拖去當點心。十六歲的他，從此開始用雙手搖櫓，撒網，捕魚，換來幾個錢，養活自己孤苦的生命。可是，風浪却依然對他繼續惡意的摧殘。有一次，和魚民們一齊出大海捕魚，遇着了大風浪，洶湧着的波浪吞嚥了小舢舨，帶走了漁網；等到醒來時，舢舨已變成幾塊木片在止想了咆哮的墨黑的水上漂盪……

不知捱過了多少次飢餓的白天和凜凍的夜晚，不知受過了多少次親戚的白眼和揶揄，最終，獅島向他伸出了熱情的手，建築工場容納了他，如今，他仍然穿梭，奔跑在建築工地上，已是個有着遠大理想的工友，並且在工友羣中，是大家學習的好榜樣！

(五)

今天的世界，

是年輕人的世界；

那裏有年輕人在，

那裏就洋溢着青春生命的氣息！

我們的小木板房裏，雖然沒有麗的呼聲，也沒有留聲機，却經常那麼熱鬧有生氣！

一清早，老張和黑陳上工去了，我們也背着書包上學去；下午我們放學回來，又趕着要去好幾處地方當「家庭教師」，這段時間，這小木板房才有一刻的靜寂。而傍晚，大家都回來了，這板房跟着熱鬧了；歌聲、笑聲、談話聲、洗鍋洗碗聲、煎匙碰着鼎的聲音，就混合成一支自然的交響曲。

老張和黑陳非但是個標準工人，工人舞蹈家，同時也是煮飯做菜的能手，洗衣熨服，縫補衣褲，樣樣都精通。他們常對我們說：

「像我們這樣的窮小鬼，王老五，非這樣不行；許多窮苦的中學生、大學生也都必須有這一套，才能完成他們的學業！……嘿，你們聽過音樂家——洗星海在法國學音樂的奮鬥史吧？真虧他也有這一套，否則，音樂也就沒有辦法學成了。嗚，他還是個留學生呢！……所以，我說，你們也應該學會這一套本領啊！……哈哈，哈哈……」

我們感到慚愧，決心向他們學習。

起初，學洗衣服，爲了要洗得乾淨潔白，經常擦搓破了衣服，因沒錢做新的，就補就縫，所以也學會了縫補破衣褲；「漿衣」、「過藍青」時，更常把校服弄得藍一堆、白一塊……

由於我們兩個不會煮飯、炒菜，所以煮飯炒菜是施行「集體制」的。我們兩個切菜、剝葱、蒜頭，洗米……然後由老張和黑陳輪流當「廚師」。後來，我們決心學會烹調，才開始實行「輪流制」。學煮飯炒菜的笑柄就更多了，經常不是煮「三層飯」，就是煮「爛米粥」；煎魚則時常不是一頭不熟，尾巴焦，就是把一條魚煎得碎爛，辦不出它的原形；炒菜也常是「青黃不熟」難下肚。……

但是，「有志者事竟成」，有什麼事能把我們難倒？在黑張和黑陳的耐心教導底下，慢慢地，對這一行也摸熟了。如今，我們不但是「洗衣匠」。「補破衣師」，同時，在集餐會上，同學們都同聲稱讚我們是名符其實的「上等廚師」呢！

晚飯後，在嚴肅的學習過後，我們經常引吭高歌，歌唱膠工的不幸，多難的生活；頌揚礦工的勇

嫦娥的嚮往

史英

是誰笑吟吟
站在金霞端
藍色的眼睛
在夜空中眺望

誰知却是
標紙的仙姑娘
玉指搭在眉梢
凝視美麗的雲南園

仙姑娘看見
北面有青山
奔出一座仙子樓
望去滿樓紅紅閃閃

仙姑娘看見
四處青紅白藍
稀疏枝葉中
千點燈花照明夜天宮

仙姑娘看了
美麗的雲南園
心想駕云車
離宮奔臨雲南園

但是回心一想
可嘆路程億里長
惟有等他日
太空船奔上月宮

但是回心一想
仙姑娘恭賀一聲
說希望雲南園
到處綻開文化花

風

· 石岩 ·

風憤怒地吹
風憤怒地號叫
像千軍萬馬在前進
浩浩蕩蕩地從太平洋來
浩浩蕩蕩地從大西洋來
瞬刻奔馳萬里
越過沙漠、平原和高山……

沙石漫天飛
烏云滾滾逃
高山也低頭
樹木紛紛倒……
海洋也發怒了
翻滾着波浪
洪流衝向大海
地動山搖……

風憤怒地吹
風憤怒地號叫
地要被吹平了
天要被吹走了
在怒風的掃蕩中
天地在激烈地變動！

(六四年一月沉悶中作)

(六)

敢、剛強；我們更喜歡高唱那些頌讚美好將來，光輝的理想之歌；我們也時常朗讀世界名著，朗誦激動人心的美麗詩章。但對於文學作品實質內容的理解：他們却往往有比我們更精警的見解，尤其對一些社會問題的研討，他們更往往能深入淺出地綜合、析剖，談出自己的意見，並且也比我們懂得更多、更透徹，雖然，有時候他們還要向我們請教一些生字的註解。

我們驚歎他們懂得那麼多，那麼透徹，他們却似乎異口同聲地笑着說：「這是從生活實踐當中獲得的經驗。你們沒聽說過這句名言吧？——生活的本身就是一部內容充實的百科全書。你們說說看，是不是？……」。

有時，對於一個問題，我們難免經常會有些不盡相同的看法，於是，一場激烈却有原則的爭辯展開了，大家爭辯，為自己的觀點滔滔不絕，你我都辯論得面紅耳赤，聲色俱厲，但是，當問題的爭辯獲得一個較接近真理的答案時，彼此都悅服了，四顆心也因此更緊密地連繫在一起，融成一個整體，友誼更加鞏固了。

如今，我們兩個來自麻坡的學生就要畢業了。忍心離開「三年同床」的朋友回麻坡嗎？

啊！不，我們要永遠在一起！

雖然，我們的父母親都渴望我們能早日回家，我們也希望能早日回到闊別了六年的麻坡河，麻坡河畔上的親人和小時侯的伙伴。但是，不能呀！不是我們怕勞動，拿錫頭；慚愧的是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幫助他們進步，覺悟起來，而小時候我們不能解答的重大問題，到如今，也還只能解答它的一半。

(七)

我們只好內疚的向哺育我們長大的土地保證：「我們就要回到妳的身旁了，當我們已經成爲一個正直的年輕人！」

我們還必須加緊充實，提高自己的知識、思想水平。但，升大學嗎？那是不可能實現的美麗理想！當教員嗎？而今「僧多粥少」；其他較高級的職員吧？談何容易，輪不到我們的。所以，最終的出路仍然是走入工場、工廠、當名雜工，做個「估價」。在「社會大學里」充實自己、學習！而建築工場却是我們較熟悉的，況且在我们之前，已有數不清的中學畢業生被迫走了這條路。——畢業，並不等於失業啊！而且當了建築工人，也並非真的「學非所用」，因為有許多工友們，勞動兄弟，正渴望有更多人把文化的陽光去滋潤他們那陰暗、枯癯的心田呢！這也是爲人羣、社會服務呵；貢獻自己的一份熱、一分光，一點力量！而且，我們還能夠從他們那裏學得一些在書本裏無法獲得的知識哩！

「生活即是教育、社會即是學校。」這句話是正確的意義的。

——是不幸的遭遇，將我們帶過了星柔長堤；是光輝的理想，把我們年輕的心緊緊地連繫在一起！

我是會報答妳的

· 吳島 ·

寄媽媽

有幾個夜晚，我失了眠。

有幾個白晝，我蹣跚在不知名的河岸上，我徘徊在一片綠油油的草原上。

也有很多的時間，我化費在紊亂的構思中。

那是爲什麼啊？媽媽；

妳可別指責那沒用的兒子又在爲自己的情愛尤慮了。妳也別再責備那失業的落魄漢又在爲自己的前途打算了。妳也不必再多向那對妳一點幫助也沒有的兒子嘮叨了。

妳的兒子幾日來所苦思的不是什麼，他是在想着如何替一個平凡的女人寫一篇含血帶淚的控訴文章，他是在準備爲一個不幸的洗衣婦寫一篇宣言，他是在爲畫出一個典型的、偉大的母親而苦思着；

媽媽，我恨自己的歌聲不嘹亮，不能代述出妳那不幸的辛酸史來；

我也恨自己不是個優秀的傳道者，未能在世人的面前讚揚妳對社會所貢獻出的不朽勞績。

媽媽，妳這沒用的兒子，只能在這靜寂的夜裡，抖動着筆桿，一面搓揉着眼睛，一面又沉溺在「觀戰」的筆聲裡了……

一一

我看過很多爲人母親的婦女，我也看過很多和

我母親一樣年齡的婦女；然而，媽媽，她們和妳是多麼不相同、完全兩樣啊！

才五十開外的妳，媽媽，就像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了。別人，還整天在抹粉化妝，還在和年青的一輩爭妍奪麗呢；而妳，一點也沒有照顧到那將全白了的頭髮，一點也沒有注意到全是皺紋，全是曲線條的臉龐，一點也不去管它——兒子的年紀還輕輕，自己已經這樣老了。

在家，每當我們四粒眼珠相對的時候，我就那樣的侷促不安，感到那樣的內疚，像位身犯重罪的犯人在賢明的官人面前，當時心裡既使有很多的話兒吧，我也會講不出來的。只有在過後，才來深深地責備着自己——你的良知何在，你這沒用的人，勞苦了一世的媽媽，幾時呵，她才能嘗點甘甜的果實呢？

媽媽，妳或者會錯怪兒子吧；妳或者會這樣的以爲：爲什麼池兒不敢正視着我，是嫌我難看？是嫌我老？或是認爲我不如人？呵，不是，決不是，媽媽，妳沒用的兒子既使是受到妳如何的虐待與奚落，他依舊是不敢有那樣的壞念頭，他依舊是會深愛着妳的。

我不敢正視着妳，是因爲，在妳的臉龐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无能，看到了自己的懦弱，看到了自己的不幸和悲哀，看到了自己還不如妳……這一切的一切，媽媽，沒用的兒子那裡有胆量

抬起頭來正視妳呢？

渡過了二十多個春天尚沒一點建樹的我——妳的兒子，那有資格正視着妳呢？

所以，媽媽，妳別錯怪我了。妳別再埋怨我了。

當妳的兒子有朝一天，能走上妳的道路，用自個兒的勞力去換取祖國和妳的愛時，那時，我的眼睛不止敢正視着妳，我還要抬頭看一些和妳一樣不幸的女人呢？

等着吧，媽媽！

三

用那幾個字來開頭才好呢？媽媽；當妳這沒用的兒子——我要向世人傾訴妳的辛酸史的時候。

妳沒有呱哩呱叫的壞習慣，喜歡在別人面前誇耀自己的一切。妳又不像那些擅長閑談的長舌婆，喜歡扯些過去了的光榮史，妳更沒有暴露自己，稱讚自己的習慣。

一萬多個日子過去了，妳還是改不了那種老習慣——沉默地工作，含辛茹苦地爲下一代流血流汗……

所以，既使是點滴，瑣碎有關妳的生平吧，我還是不能從妳的口中得知。

我所知道的，大概是從這個時候起吧：

那時，當我知道有個好媽媽在扶養，培育着我的時候，當我知道媽媽是個含滿辛酸的洗衣婦的時候，當我知道流血流汗是母親，享受快樂是自己的時候，我就無時無刻地不在注意着妳。

好幾次了，看着妳越來越蒼老，孱弱，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再也受不住一種無謂的內心痛苦的煎熬了：

「媽媽，多休息吧，不必再這樣辛苦了，假如妳需要的話，我能輟學去挑起妳的担子。」

「休息，做父母的責任完了以後，休息尚未遲呵……」

過後，報我以含滿泪水的微笑，不得已，我也答妳以勉強的微笑。

但是，我們笑得多末不開朗啊，媽媽！

四

月亮尚挂在梢頭，星星還眨着狡猾的眼睛在閃爍。

大地沒有一點動靜，孩子，還在做美麗的夢想的時候。媽媽，一杯咖啡過後，身傍夾上了一枝雨傘，妳又挨家挨戶去為別人家洗衣服了。

沒有一天有閒斷過；儘管那是暴風雨的一個早上，儘管當天自己的身體是如何的不舒服，儘管自己的雙手已經麻痺不動了，或者是自家的孩子還生着病在床上唉叫……工作的時間一到，妳又機械地到那流淚的地方去。

為了換取主人的歡心，為了賺取那幾塊沒價值的銀幣，也為了挑起整家生活的担子，媽媽，妳忍受了一切不必要的打擊和壓迫，這種苦情，做兒子的那裡會不曉得呢？

妳用清潔的水洗濯別人家的骯髒，妳用清潔的手染上了別人的灰塵，但是，媽媽呵，妳可洗不清自己身上痛苦的痕跡。

這十幾年來，妳清閒在家的日子是屈指可數的。

有一次，妳病得很厲害，一站起來，馬上頭昏腦旋，不能走動。當天，外面又下着大雨。雖然是這樣，媽媽，妳還是不聽兒子的勸告，堅持着要去洗衣。甚至，還吵罵着為兒的不肖。在大家都沒有話兒的時候，幸好，病救了妳，待妳要外出時，妳昏倒不能走了……

只有這一次吧，媽媽，妳才有幾天清閒在家裡。

我也記得清清楚楚有這樣的一天。

六弟要出世之前，家裡的人都叫妳多休息，妳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中，依舊是忙著內，顧着外，像妳這種情形，生了好命人家，就已經大吃補藥了，然而，妳一點吃補的要求也沒有。

六弟出生當天，除了父親，沒有一個人會知道；妳依舊是照往常那樣外出工作，依舊沒有一點痛

舊詩抄（三首） 公孫豹

寄K.I.君

數年相識未相逢，塞雁怯飛山萬重，
漫吐煙囪驅冷夜，欲舒禿管語難通。
南漢此日多風雨，北國遙知落晚風，
何得圍爐相飲笑，徐歌一曲旭陽紅。
六二年十月

寄S.P.君

燈寒思烈火，淡酒慰冰腸。
鉄網羅奇獸，蛟龍走大荒。
暫飛九萬里，迷霧是他鄉。
留得逆鱗在，振翮變滄桑！
六四年十月

戊戌夜聽雷

夜云如水星欲流，驀地風雷起神州。
紅火燒天驚鬼覓，黃龍開口懾蟬蜩！
爲替人間送頹景，敢催宇宙換新秋！
雷聲更比鷄聲壯，幾處英雄舞金鉤？
六四年十月

五

勇敢地死的邊緣上掙扎……
抹乾了淚珠，看着妳挂在牆上那張刻滿皺紋的照片，我又沈然地在想着：
何時，我才能彌補妳身上痛苦的傷痕，我才能像妳一樣倔強地活著。

在嚮往的河流中，妳受盡了嚮往的欺騙。
在夢幻的園境中，妳受到幻境的隱瞞了。

媽媽，如今兒子都長大了，都能插羽高飛了，本來，應該是妳翹腳享點樂趣的時候吧。

沒有想到，幾十年來每天陪妳在一起的，那枝破傘像和妳很有緣份；如今，還得天天陪着妳到處奔跑。

看着整日裡躲在斗室把時光消磨在書籍中的我，妳也尤慮起我來了：

「池呵，生活苦是不打緊的，可不要給生活折磨掉你的志氣呵……」

呵，媽媽，妳的話我是知道的，妳話中的含意我也理解，只是，媽媽呵媽媽，妳的兒子受妳扶養了半世，還不能用自個兒的勞力去換取妳的恩惠，妳能諒解他嗎？

「我是會報答妳的。」媽媽，妳會相信兒子立下的這個誓言嗎？

• 完於六四年七月十四。



關於短篇小說

· 冰 ·

小說這一門，最初是短的，後來乃出現了長篇。

但這些短的作品，大都注意刻劃人物，僅以故事的曲折離奇，引人入勝，作為它的特點。宋朝以前（即說話人的口頭作品興行以前）的所謂小說，大抵是這樣的。

宋人的話本，就保存到現在的那一點材料看來，大都不長，而且大都除了情節曲折離奇，引人入勝以外，也有了人物性格的描寫；也就是說，已經知道在故事的發展中表現人物的性格。然而不能說，這個方法（在故事的發展中表現人物的性格）是宋朝的話話人創始的，「左傳」，「戰國策」，「史記」以及先秦諸子的記述性的篇章中早就有了這個方法，其中要推司馬遷是總結了前人的經驗而又加以創造性的改進的大師。他首先在人物的對話中用了白話（方言）。可是「左傳」等等，是歷史，不算小說，而先秦諸子則或為哲學論著或為經濟法制度性質的論著，也都不算小說。

這樣看來，我們現在稱為短篇小說的文學作品，是在宋朝開國出現的。

但還有二點，應當說明。所謂「話本」，就是說話人在當眾講說時所用的底本，而說話人在講說時大概是要即景生情的加添枝葉，那就不短了，這是一。又說話人的「專業」中，有歷史故事和佛經故事等，這些東西就有接連說了好多天的，就像今

天的「連載」，這也不會是短的，這是二。不過說話人的其他「專業」，大概都是一次可以說完的短的東西。

以上所述先有短的而後有長篇，這一情況，在歐洲，亞洲其他歷史悠久的各國，大體也是相全的。

這里，就發生一個問題：今日稱之為長篇小說這一類的作品是否就是長的短篇小說？換言之，「長篇」和「短篇」的區別是否在于篇幅的長和短，故事的簡單和複雜，以及人物的多或寡呢？

可以說，區別就在于這方面，但是，這還是表面的區別。除此而外，還有實質上的區別。短篇小說主要是抓住一個富有典型意義的生活片段來說明一個問題或表現比它本身廣闊得多，也複雜得多的社會現象的。長篇小說則不全，它的反映生活的手段不是截取生活一片，而是有頭有尾地描繪了生活的長河。短篇小說的人物不一定有性格的發展，長篇小說的人物却大都有性格的發展。

短篇小說的這個特點，也就決定了它的篇幅不可能長，它的故事不可能發生于長年累月（有些短篇小說的故事只發生于幾天或幾小時之內），它的人物不可能多，而人物也不可能一定要有性格的發展。

如果我們把短篇小說的這個特點作為不可違反的規格，并用它衡量一切向來被稱為短篇小說的作品，那麼「五四」以前的，很大一部份作品（從宋到清）將被認為不合規格。「五四」以後的，也有很大一部份不能算是嚴格意義的短篇小說。但規格這東西，本是人所創制的，自己造了框子來限制自己，就不合于一切事物都在發展的規律。我們應當承認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應有如上所說的區別，全時，我們又不應當作繭自縛，而不敢大胆的創造。例如歷史不久但在文學園地中已經蔚然成為一大品種「特寫」可以說突破了規格的短篇小說。

自然，我們可以舉出許多理由來證明「特寫」是一種新的文學式樣（體裁），不能和短篇小說混

同；但全時，我們更不能不承認，這兩者之間的界綫很難劃得清清楚楚。如果把報導真人真事當作特寫的特點，那麼，試問，「特寫」難道只是新聞式的報導（或換言之，即文學化新聞）而不是藝術的概括？文學的品種雖然各有其特點（規格）但看得太死，就沒有好處。

今天我們正需要各種各樣的短篇短小精悍的作品（即所謂小型多樣）來及時地迅速地反映我們國家的社會面貌，為民衆提供健康的糧食。我們只應問它能不能完成任務，不應問它合不合向來所定的規格。

也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對於一些太長的短篇小說提出了意見。

我們批評一些太長的起碼萬言的短篇小說，并不是因為它們不合向來大家默認的所謂短篇小說的規格，而是因為它們的長是不必要的，是不合于創作的經濟原則的。

由于上述的理由，我願意討論不能具體舉些例子來商討，而只能泛泛而談。

在我看來，短篇小說太長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剪裁。作者對於自己所掌握的材料，過分地溺愛，一視同仁，不肯割愛。我們知道，園藝家常常把太多的苦蕾摘去，只留下二、三個，這樣就得到了特別大的花朵，這個比喻，大致可以說明創作過程中剪裁的必要。作者如果不先把他所掌握的材料進行分析，去蕪存精，把主要的東西發展，把不主要的東西壓縮，而是流水賬似的有什麼寫什麼，便是沒有做到剪裁這一功夫。結果，主觀意圖在求表現得全面些，一面讀一面不耐煩起來，但實在是一個思想方面的問題。不能剪裁，不善於剪裁，就表示了作者的思想方法是受到自然主義或經驗主義的束縛的。

短篇小說太長或不能寫得短些的又一原因，是作者企圖把人物性格描寫得全面些，因為就用了太多太長的回敘，在這樣的作品里，作者一方面基本上遵循着截取生活片段的原則，但全時另一方面又

恐讀者對於作品中那些人物（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性格的歷史背景（即過去的生活對於他們的性格的影響）不了解（作者本人是了解的），會發生何以這些人物恰恰是這樣地對待某事物而不是那樣的對待的疑問，於是便運用了回叙（回過去敘述一人以前的遭遇）的方法，不但對主要人物作了或詳或略的關於他的身世、介紹，甚至對次要人物（他們的存在是故事發展的邏輯所必需的）也作了全樣的介紹；這樣，就勢必拖長了篇幅，全時，却又或多或少地破壞了作者基本採用的截取生活片段的原則。作者為什麼會這樣弄巧反拙？在我看來，大概是因為他對於自己所截取的那片段的生活不能說明人物的性格，還不大有把握，所以也覺得有借助于回叙之必要了。如果是這樣，回叙也未必能夠彌補這個缺陷。

在處理人物時，作者如果不能明確地認識到，而且堅決地遵守着次要人物必須是故事發展的有機

部份這才有存在的權利這個原則，而是無條件地貪多（在作者的主觀意圖倒是有條件地貪多，因為他以為爲加了這些人物可以充實作品的內容等等），那就也會造成作品的冗長。次要人物就是作品中的那些有姓有名，也有若干行動的人物；他們和主要人物的區別，在於他們的存在只是故事發展的邏輯所必需，而主要人物則是在故事發展中居于主宰地位的。作者如果以爲次要人物是作爲主要人物的陪襯或者對比而存在，那就會貪多地濫用了次要人物，然而這就會把短篇小說弄得冗長，像是壓縮了的中篇。最后，短篇小說中的環境（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描寫必須爲主題服務；能爲主題服務的環境描寫雖多而不惹人厭煩，否則，雖少也是贅疣。有些短篇小說，未能遵守這個原則，以至臃腫拖沓，欲短不能。

描寫，其目的不是爲風景而寫風景，即不是爲了裝飾，而是爲渲染或襯托故事發生時的氣氛，或者爲了加強故事發生時人物的情緒。社會環境（街道、市場情況，室內裝飾，布置等等）的描寫，也應當這樣，有時對室內的器物作了詳盡細緻的描寫，其目的在於暗示或襯托這間屋子的主人的性格（例如「紅樓夢」寫到寶玉走進秦可卿的臥室時，詳盡地而且形象地描寫了房中的對聯，供設等等便是這樣的），作者如果堅決地這樣做，就會控制着自己作品中的環境描寫，不使其成爲可有可無的長物。

在我看來，現在有些短篇小說往往超過萬字，其主要原因不外上述三個，這些作品雖然又長又大，可是患了浮腫的毛病，並不是精壯的小伙子，因而也并不美。有些作品，只患上上述三種毛病的一種，那麼經過部份修改就會改好的，有些作品，三種都犯，那就不是枝枝節節的挖改可以補救，勢非另起灶爐不可了。

可憐的「小條」

·李販魚·

「小條」，起火！
「小條」，掃地！
「小條」，茶！
「小條」，咖啡！
「小條」，拿水！
「小條」，洗杯！
「小條」急急忙忙，
從灶前到店里，
又急急忙忙，
從店里到灶前，
「小條」跑進跑出，
沒有一分鐘休息。
「小條」，咖啡，快點！

店里的顧客喊；
「小條」，你耳朵生那里！
櫃檯上老板喊；
「小條」，你眼睛生那里！
灶前的頭手喊。
「小條」胆戰心驚，
從店里怕到櫃上；
「小條」心驚胆戰，
從櫃上怕到灶前；
「小條」被這里罵那里罵，
沒有人可吐氣。
「小條」，關門！
「小條」，抹桌！

「小條」，排椅！
「小條」，倒痰盂！
「小條」，抬布椅！
「小條」……
早上五點！
晚上十二點！
整整十九點！
「小條」累得快斷氣！
「小條」躺在布床上，
「小條」合上了眼。
「小條」，咖啡，快點！
顧客似乎在喊；
「小條」，你耳朵生那里！
老板似乎在喊；
「小條」，你眼睛生那里！

頭手似乎在喊。
「小條」睜開眼，
店里一片黑漆漆，
突然，
顧客變成狼狗！
頭手變成老虎！
老板變成魔鬼！
「小條」蒙上被，
「小條」在被里抖，
「小條」喊媽媽，
媽媽聽不到！
「小條」不敢哭，
魔鬼會聽到！
「小條」在被里抖，
「小條」不敢哭。

魏晉時代的嵇康

· 戈凡 ·

回顧一下中國中古魏晉時代的社會環境，與當時知識份子的各種思想素質和他們的行為，多少能見出知識份子在艱苦的社會環境里，是怎樣地走着不同的道路。

魏晉之際，禍亂頻繁。上邊是外戚宦官掌權，彼此爭權奪利，搜刮民膏民脂以自肥；下邊是民生塗炭，苦不堪言。在那種混亂污濁的社會中，底層人民的苦楚是不待言了。至於那些知識份子，在那廣大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況的社會里，他們是怎樣的生活着呢？他們在個個時代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呢？

翻開中國中古文學史頁來看一看，我們就知道：魏晉時代，知識份子間流行着一種「清議玄談」的風氣，為一般知識份子的時代病。若用現代話來形容，所謂「清議玄談」就是「聊天過日子」。由於任何人言論上若觸犯到當權者就有「殺頭」之禍，因而知識份子碰面時只好聊些無關緊要之事，或者暢談「老莊」的虛無哲學，於是就造成了「清議玄談」的不良社會風氣。

但，我們如果深入探究一下，就會發覺當時的知識份子一般上是以「不合作」（即不做官）的消極行動來抵制權貴們的。他們並不盡是些不學無術，無視民生之輩。

在那個災亂紛紜，矛盾尖銳化的時代中，當時的知識份子所走的道路有三條。第一是以嵇康為代表的道路；堅決反抗權貴，第二是以劉伶為代表的道路；苟且偷安，避免與權貴們衝突。第三是以鍾會為代表的道路；依附權貴，貽害百姓。從本質上說，第一個道路是前進的、積極的、肯定的，第二、三個道路是後退的、消極的以及否定的。

在那個時代里，儘管隨波逐流、苟安求祿的投機知識份子不少，但又何嘗沒有像嵇康、阮籍、陶淵明等堅決站在與權貴們對立的地位的知識份子呢？他們代表着一定的時代精神，不愧為魏晉時代中的鮮花異草，錦繡旗幟。他們在那些「得權得勢」以及頹廢放蕩的知識份子中，正如污池里的荷花，潔而不染。

魏晉時代的知識份子中，最有骨氣，最能堅持原則的應當首推嵇康。他的才學高，有認識，是一個是非分明，有所愛憎的人。在那種朝政腐敗的時代，除了當官進祿，出賣良心外，知識份子只可能走消極退避或極端抵制權貴的兩條路。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知識份子還不可能提高到直接參與改革社會的高度。凡是正直有為的知識份子，就不免在物質與精神上遭遇到打擊，他們若不願當官而「助紂為虐」，在生活上就得面臨困難。然而嵇康等人絕不因遭遇精神與物質打擊而一蹶不振，（據說他後來做了鐵匠），他依然表現出不可挫的精神。像劉伶那樣妥協的知識份子，屈服於環境，終究淪於飲酒終日、袒胸裸體、述近頹廢的地步，等而下之，如謝鯤、阮放，輔之輩，簡直是無耻狂徒了。至於鍾會，何晏等顯貴的知識份子，不過是依憑了主子的勢力而猖獗一時的鷹犬之輩。

全然相反的，嵇康却有一副傲骨，而這傲骨是用來對付官僚權貴們的。

司馬昭是當時的在位者，知道嵇康有才能，他曾叫心腹人鍾會（也是嵇康的朋友）下鄉造訪嵇康，企圖用名利地位收買嵇康去當官，三番勸說，嵇康都斷然拒絕。最後一次，嵇康還揭露了鍾會的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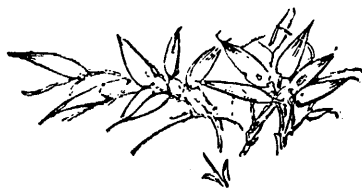
媚權貴的卑劣行為，並痛責權貴。此外，嵇康曾經公開侮辱「聖人」。可見，他是完全站在與權貴們針鋒相對的立場說話的。在這方面來說，嵇康的頑強性格比起阮籍「遇途窮而慟哭」的感傷主義與「借醉脫罪」的「識時務」者的性格更來得堅強有力。

像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山巨源即山濤為竹林七賢之一）中痛罵山濤那種投靠權勢的投機知識份子，與滿腔憤慨地攻擊時政的態度，實在是「敢罵、敢言」，敢於冷對統治者的表現。就因為他始終地並自覺地用言論、文章與當時的統治者展開了斗争，因而司馬昭對他非常顧忌，終於加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嵇康殺害了。

關於嵇康的死，當時民間有這樣的傳說：嵇康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但有文學才能，而且有音樂才能。他曾經創作了一首名為「廣陵」的曲子，是一首絕妙的樂曲。當他臨處死時，他從容不迫地彈奏出這首曲子，天地為之動，在場的人們無不被這首曲子感動，潛然下淚……。嵇康就此慷慨地就義了。

「嵇康亡，而廣陵散」，嵇康死後，名曲「廣陵」也就跟着散失。「廣陵散」這一故事，表現了當時人民對嵇康的偉大精神的深深敬仰和懷念！

今天，讀起嵇康的詩篇和他動人心坎的故事，想其為人，再回顧那些隨波逐流，投機取巧的軟骨書生，甚至那班憑權勢而為非作歹的文棍來，怎不由人不警惕自己，而以嵇康等優秀的先輩們做為學習榜樣呢？



六四年十月廿一日



寫作需要天才嗎？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在學青年，很喜歡文學，也曾經練習寫過幾篇東西，可是寄去報刊都沒有發表。我感到非常失望。有人跟我說：寫作是須要天才的，你沒有天才，那里可以寫文章？我把這些話想過一遍，覺得非常苦惱。先生！由您看來，我能不能喜歡文學？可以不可以寫文章呢？我最近讀了一本書，看到對幾個大作家的天才的讚頌，覺得他們的確是有天才的。我自己想想，更加不敢寫東西了！請問：

(一)寫作要不要有天才？

(二)怎樣才能提高寫作能力？

(三)像我這樣的青年，應該先讀些什麼書才會進步？

先生！請給我詳細回答吧！

此祝

編安！

弟 李海上

十月中旬

李海文友：

「寫作要不要有天才？」這樣的問題，的確苦惱了不少文藝青年，所以你寫信來要求我們談談這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不合理的社會，文學藝術往往掌握在少數人的手里，成為他們的專有品，廣大的民衆完全沒有機會也沒有可能去接觸它，這些把持着文學藝術的少數分子爲了使自己能够長期地霸佔它的創造特權，還故意把文藝的創作弄得神秘莫測，使人感到高不可攀；有不少書就在宣揚這種有害的思想，用「靈感」，「天才」等等玄虛的理由來解釋文學藝術的創作。我想你讀到的那部書很可能就是屬於這類貨色。

其實，「天才」究竟是什麼呢？依一般人的理解，那是一種先天的神秘力量，擁有了它，不必花費很大的努力就可以成功。如果我們再追問下去：如何才能獲得天才？回答是：這是從母胎里帶來的

，誰也無法任意取得它，倘若先天缺乏的話。你看吧！這不是會陷入不可知論的泥沼中去了麼？

按照心理學的定義，天才即是「保證能够創造性地完成任何活動的能力的獨特聯合，就叫做對於某種活動的天才。」然而由這樣的定義看來，要保證完成任何活動，僅僅靠一種能力顯然是不夠的；比如：只有敏銳的觀察力或想像力，還不一定就能成爲優秀的作家；只有敏銳的聽覺或高度的注意力，也不一定成爲傑出的音樂家。因此心理學家捷普洛夫說：「如果有一種表現顯著的能力，這還不能說在這一領域中已經有了高度的天資，也絕不能把某一種能力薄弱，認爲是自己不適宜於從事某種活動的根據。」具體說來，要成功爲一個作家，「天才」決不是唯一的條件，除了先天的素質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社會的優越條件和後天的不斷努力。所以一位大文豪很中肯地說：「才能是從對於工作的熱情中成長起來的，極端地說來，什至可以說

本邦文訊

·本·

(一)青春曲

(小說)——賀巾著，一九六四年五月青山文化社出版，每冊定價四角。本書係作者早期之作品(一九五三)，爲中學生的思想轉變過程作了真實的，概括性的寫照。書中主角燕，是個愛好戲劇活動的女中學生，她愛出風頭，愛幻想，生活散漫，個人主義思想很濃。後來，在現實的重重打擊下，和在正確思想的引導下，終於擺脫了苦悶與徬徨，走向前進的道路。

(二)爲人民而歌唱

(詩論)——史陽著，一九六四年七月青山文化社出版，每冊定價七角。本書收集了五篇詩論：(1)關於詩歌的概念化問題；(2)反對公式主義詩歌；(3)詩歌與知識份子；(4)人民性與大眾化；(5)爲人民而歌唱。這是一部出色的文藝評論，對於社會工作者和一般讀者思想的啓發，對於文藝工作者創作能力的加強，對於文藝愛好者藝術鑑賞力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幫助。

(三)哀葡萄牙

(詩歌)——旭陽著，一九六四年八月海燕文化社出版，每冊定價三角半。本書係作者之處女作，書中共收了二十一篇詩歌，短小精悍，題材廣泛。作者除了反映我國人民的生活外，在國際大事上，表露了自己喜、怒、哀、樂的感情。

(四)飛向太陽

(散文)——羅金著，一九六四年八月長風出版社出版，每冊定價四角半。本書係作者之處女作，共收集了十六篇散文。作者通過適當的創作手法，寫出了自己的信仰與理想，同時也反映了我國人民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五)熱愛土地的人

(小說)——流軍著，一九六四年十月青山文化社出版，每冊定價六角。本書收集了「熱愛土地

：所謂「才能」，本質上不過是對於工作，對於工作過程的一種「愛」而已。」在一本關於一位偉人的回憶錄中也有一段話在說明這一問題：「沒有一個天才不是有非常的精力和非常的工作能力的。完全沒有這兩個特點的所謂天才，不過是一個漂亮的肥皂泡，或者一張無處兌現的支票而已。但是，如果我們發現一個人精力與工作能力比常人強得多，那我們就發現天才了。」

以上的話倘使還不能使你滿意，我們不妨再實際地看看一些著名的作家或詩人的成長過程。中國唐朝的大詩人白居易應該算是一個「天才」了，他自小聰明絕頂，七歲能做詩，九歲寫得很好的大字，十四五歲便能與當時文士酬唱，人家都推崇他是班固和楊雄。但他在回憶到少年時代刻苦讀書的情形時說：「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由此可見，他之所以能成為大詩人，不僅是有寫詩的素質，更重要的還是他后期的刻苦努力加上較優越的社會條件和家庭條件的結果。俄國的萊蒙托夫，這位使契訶夫感到驚嘆的天才詩人，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就寫出了有名的作品，但人們却不知道，當他在十四五歲時就廣泛而且認真地閱讀了莎士比亞，拜倫，歌德，席勒，萊辛，司各脫，雨果和普希金諸人的作品了。沒有作過這番努力，萊蒙托夫即使有天才，恐怕也寫不出像「當代英雄」那樣的作品。

由以上的敘述大致可以看出：文學史上的天才畢竟是罕有的，許多成功的大作家都是聚集了后天的各種條件，加上了十分刻苦的努力才進入文學史的。由此也可反証出：「天才」這東西終究是十分渺茫的神秘觀念，迷信「天才」的存在是會阻礙自己的發展前途的。當然，這樣說也不能完全抹煞人們各異的素質，巴甫洛夫在他的關於高級神經學說的論著中，就把人們的神經類型區分為「藝術類型」和「思維類型」兩種，這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腦力勞動的一般方式會形成一種習慣，造成各異的素質，也應當為我們所重視。

現將你的問題簡答如下：

(一) 你的文章不能發表，是有各種各樣的原因的，決不能證明你沒有寫作天才。你的文章也許是因為主題不明確，或是因為沒有生活內容只是抽象概念的演繹，或者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希望你自已能够認真檢查一番，自然能够發現毛病的。

(二) 要使寫作能力提高，就得不斷提高自已的思想和文藝修養，不斷豐富自己的生活實踐；此外還要多多練習寫作，才不會造成「眼高手低」的現象。有些老作家的作品老是脫不出自己架下的框子，沒有法子有進一步的成就，問題不在於藝術技巧沒有提高，最根本的問題是在於思想落后於現實發展，同時又沒有努力深入生活，擴大生活圈子的緣故。

(三) 我以為你不妨試真地把香港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作家選集有系統地讀完，然后再讀一些社會科學和寫作原理之類的書；最后再擴大範圍，讀一點外國古典作家的著名作品。茅盾先生說：閱讀要廣，研究要專。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丁)

接「回到了山村」

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轉彎處。

一會我也離開了咖啡店。走在街路上，一面走就想一面想。

我想：要是所有山村的人，都能像他那樣，對自己的生活提出：「什麼道理？」的問題，那就好了。

我又想：改天，我一定要去找他談談，再不能讓他失望了。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的人」和「可憐的孩子」兩個短篇，作者以他犀利的筆鋒，反映出我國農民的悲慘遭遇和農村教育的腐敗現象。故事動人，感情充沛，思想強烈。其中「可憐的孩子」曾榮獲一九六四年度南洋大學學生會主辦文藝創作比賽特優獎。

(六) 黃泥土

(小說)——曙輝著，一九六四年十月海藝文化社出版，每冊定價三角半。本書係作者之處女作，作者一方面通過惡勢力與新生命的鬥爭，揭露了舊勢力病根給鄉村帶來的危害和破壞，並預言它將有一天會被剷除；另一方面却熱烈地歌頌了新生一代高貴的品質和渴望新生活的強烈心情，更重要的是歌頌了鄉村文化工作者的偉大。

(七) 太陽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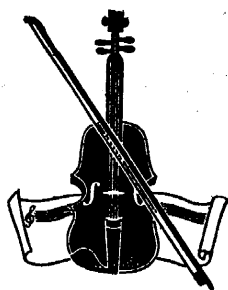
(小說)——李烈著，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天橋出版社出版，每冊定價四角。本書係作者之處女作，共收集了「在醫院中」、「教育界」和「太陽花」三個短篇。作者通過高超的藝術技巧，表揚了我國工人的優秀品質，揭露了我國教育界的腐敗和反映了我國勞苦大眾的不幸遭遇。其中「在醫院中」和「太陽花」曾分別獲得南洋大學中文學會、學生會主辦的文藝創作比賽優勝獎。

(八) 文藝什論

(雜論)——觀止著，一九六四年六月星洲書屋出版，每冊定價八角。作者是馬華文壇上一位老作家，也是最勤於整理馬華新文學史的一位文史家。本書共分上下兩輯，上輯是三幾篇關於一年間文藝界情況的報導，下輯則是一些書評及紀念文字。其中有一篇「論武俠小說」，是批評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一篇重要文章。

(九) 袋鼠

(劇本)——會四著，一九六四年八月海藝文化社出版，每冊定價三角半。本書是獨幕喜劇，內容諷刺澳洲商業社會的醜態和表揚工人領袖的正義行動。本書原與「鵲鵲」、「黑天鵝」合成「西澳三部曲」，但因「黑天鵝」尚未完稿，故先自出版。



柴可夫斯基的愛情悲劇

牧歌

愛情這種東西，說來奇妙得很，有些人很輕易地就能够得到它，但有些人却要費九牛二虎之力，甚至還要把它失掉。有些人歌頌愛情，說它是甘露，蜜酒和興奮劑；有些人却咒罵愛情，說它是陷阱，毒藥和苦水。總之說法不一，見仁見智。偉大的俄羅斯古典音樂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屬於知二類，他的愛情生活，可以說是一個大悲劇。柴可夫斯基渴望得到幸福的愛情，但愛情却把他拋棄；愛情不斷地苦惱他，糾纏他，打擾他的情緒。柴可夫斯基咒罵愛情，逃避愛情，但愛情却迫着他走向絕望，走向死亡。對於愛情，柴可夫斯基大喊痛苦，甚至喊着要自殺。

一八六八——六九年冬天，有一位漂亮的女郎，隨着意大利歌劇團到俄國去演出，這位意大利女郎是一個出色的歌劇演員，名叫阿爾多。柴可夫斯基聽了她的歌唱之後，非常欽佩她，非常讚賞她的演唱藝術。後來在一個音樂晚會中碰見了這位女郎，柴可夫斯基一見之下，馬上對他傾了心，他發覺他已經深深地愛上了她。這只是短短的幾週星期的事情。熱情的柴可夫斯基馬上給他的兄弟寫了許多熱情洋溢的信，告訴他們，自己是如何深深地愛上這位女神。過了不久，他突然說要和她訂婚了。

這個時候，柴可夫斯基只不過二十八歲，還是一個藉藉無名的音樂教師。這個年青的音樂教師正當氣血方剛，對於前途充滿信心和希望。但是對於愛情，他却毫無所知，一點經驗也沒有，況且，展

開在他面前的愛情道路，却是那麼樣的崎嶇難行，對於這些困難却束手無策。這些困難，並不是來自男女雙方，而是來自他們周圍的朋友們。他們的朋友，有少部分是同情他們的，但數目少得可憐，絕大多數的人都反對他們的結合。尤其是他的恩師安東·魯賓斯坦。他們的理由是：阿爾多已經是個世界著名的藝術家，她能够在一個晚上便賺得很多錢，而柴可夫斯基還是一個藉藉無名的窮教師，他們的結合會使柴可夫斯基失去奮鬥的信心，他的前途就會完蛋，他會成為阿爾多的奴隸，替她把衣裝扛上舞台，依靠她的收入，把自己養得胖胖的。這些問題使柴可夫斯基很苦惱，他不知道怎樣處置才好。可是他的父親並沒有反對，只是在信中這樣忠告他的兒子：「你們兩個都是藝術家，都是用你們的才能做你們的資本，但是她已經贏得了名譽和金錢，而你才不過在開始，誰知道你會不會得到像她那樣的成功呢。……快樂的結婚是以互相敬愛為基礎的，你決不會要你的妻子做你的僕人，她也決不會要你服侍她。至於說跟她一道去旅行，那是你的責任，可是你難道不能够在路上作曲的麼？你難道不能把握種種機會，使你的曲子在外國演奏麼？有了這樣一個伴侶，你的才能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會日益增加。」，信上最後一段說：「我只問你一種事情：你們兩個是不是對你們的愛情確實感到了呢？『結婚不是過路』；是不是可以用時間——而不是用妒意——來試煉你們的愛情呢？稍為等一會兒，然

後找上帝的幫忙來決定如何？」父親的一片忠告，柴可夫斯基還來不及聽取，消息傳來了：阿爾多在華沙嫁給一個波蘭的中音歌手。柴可夫斯基的心碎了，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淵。在這個期間內，柴可夫斯基對於藝術，對於他的生命——作曲，也感到沒有信心了。過了一年之後，他又去聽阿爾多的演唱音樂會，在戲院裏面，柴可夫斯基非常感動，他流淚了，在戲院裏，有他的朋友卡希金坐在旁邊陪着他，根據卡希金說：「那女歌者上台的時候，柴可夫斯基馬上拿起觀劇望遠鏡，一直望到她演完，雖然他不知道能看得見多少，因為淚水流下他的兩頰了。」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次戀愛失敗了，跟着這個悲慘命運的後頭，他的歌劇司令官和交響音詩命運的演出也失敗了。這雙重的失敗使柴可夫斯基的情緒陷入了危機。一直到了一八七六年的十二月，柴可夫斯基遇上了梅克夫人之後，才能在精神上由危機轉為安寧，繼而受到鼓舞。梅克夫人是一位富有音樂修養的寡婦，她擁有巨大的財富，自從她認識了柴可夫斯基之後，她就看出柴可夫斯基是一個具有無比才華的作曲家，他將有光輝燦爛的前途，能够替他們的民族爭取光榮。所以，她不但在經濟上支持他，並且在精神上鼓舞他。柴可夫斯基的主要作品，大多數是在認識了梅克夫人之後才寫出來的，這就可以看出梅克夫人對他的影響是何等重大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二次戀愛，是在一八七七年發生的。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收到一封署名為安東尼娜的信：

「我看現在對於我是不由自主的時候了，恰如你在你第一封信裏所說的。現在我看見你，我只能以我們同在一個城裏面這種想法來安慰我自己。……無論我到什麼地方去，我也不能忘卻你，自然不能停止我對你的愛。我所喜歡你的，決不能在別人身上得到——一句話，除了你之外，別的男人我連看也不去看一眼。……我簡直愁死悶死了，因為我非常想見見你，和你坐在一起，和你談話，

一本書.....

——紅纓——

一本書能使我忘掉時間和寒冷，
暗暗的樹林出現了晨曦；
而磅礴的聲音依然响在心上，
我常在這時想起親密的朋友——

也許，我所敬愛的詩人呵！
你又整夜為構思而失眠；
你要用昂揚的歌聲鼓舞我們的人，
你的精神照亮整個黑暗年代！

即使在最嚴酷的時刻你也毫不屈服，
你像尖刀一樣凜然峭立；
生活的波濤，時間的洪流，
不會動搖你磐石般的心地。

啊！你還時常關心失散的朋友，
要他們在風里雨里提高警惕；
我所敬愛的詩人呀！
他們已踏破無數的風險。

縱然飄泊在迷霧的遠方，
沒有書籍、沒有親人，
在落雨的夜晚思潮起伏……
他們的心境卻不會蒼老。

他們深信一個真理：
黑沉沉的地平綫必將升起紅日，
埋在地下的鈾鏷必將放射光芒，
每棵植物歡樂地開花，

每粒砂得到廣泛的應用，
每滴水化為電力，
人們勞動、歌唱，
書籍可以公開閱讀……

我也深信這個真理，
它是世間唯一光輝的道路；
為了堅定前進的步伐，
一本書能使我忘掉時間和寒冷。

1964·112·4 傍晚

然而我怕我起初連一句話也講不出。沒有一種過失可以使我不愛你的，這不是一時的愛情，這是長時期增長起來的感情。我現在簡直不能夠，也決不會摧毀這種感情的。」

過了兩天，即五月十八日，安東尼娜又寫了一封像火一般熱情的信給柴可夫斯基：

「我今天派人送你一信，才知道你已經不在莫斯科，很是驚異，也使我更加不愉快。我整天坐在家裡，像一個半瘋的人似的，踱來踱去，只是想著我可以看見你的那個時候，我一定撲到你身上，吻你——但我有什麼權利這樣做呢？你會認為我太大膽了。你對我坦白，我也一樣的對你坦白，但我還必須說，如果你誤解我這感情的自白時，那就很不幸啦。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是一個清白的少女。我什麼也不必瞞你。我的初吻永遠留給你，誰也不給的。再見，親愛的。不要叫我失望呵，你不允許我的。」

，那你只能浪費時間罷了。沒有你，我不能活；因此，我也許快要結束我自己的生命了。讓我注視你，吻你，好讓我可以把這一吻帶到另一個世界去。」

在柴可夫斯基這方面，情形卻是兩樣。他已經是個三十七歲的中年人了，在傳統的觀念下，所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樣的年紀是需要結婚了。再加上那八十二歲的老父親，也急著要抱孫，在這種種環境的催促下，柴可夫斯基不得不結婚了。但說句老實話，柴可夫斯基並沒有真正愛上安東尼娜。他告訴梅克夫人說：「……如果我突然把我與她的關係（已經摺得密切了）一刀兩斷，我就會使她很苦惱，或者會迫使她走向悲劇的結局。因此我只能作一種艱難的選擇——要嗎，犧牲這個少女，讓她毀滅（毀滅並非空話——她確實愛我愛得很利害）來拯救我的自由，要嗎就得結婚。我不能不選取了。」

後一條路。有一件事幫助我作這樣的決定的，是我八十二歲的老父和我的一切親戚都希望我結婚。……

接著他又說：「……儘管我要結一次沒有愛的婚，我之所以如此做，實在因為環境不允許我走第二條路。我糊里糊塗的接受了她的愛。……」他們的結婚，並沒有為他們帶來了幸福的生活。柴可夫斯基的妻子，確實是很愛她的丈夫的，但安東尼娜卻非常庸俗，只知道一味遷就柴可夫斯基，却不懂得一個偉大藝術家的心靈。這一點，柴可夫斯基感到萬分的痛苦，為了這樣事情，他起過自殺的念頭，幸而後來打消了這個念頭，不然的話，我們就會損失很多優秀的作品了。這件事的結果，當然只有各走各路了。這樣的戀愛，不是悲劇，那又算是什麼呢？

大紅山的兒女們

英流



(一)

雄鷄爭啼，天將破曉，膠林里還是一片黑，大紅山的山腰上籠罩着重重的白霧，白霧里有幾盞微弱的煤油燈光，在樹林中時隱時現地移動着。

大紅山的山脚下的巴西河還在沉睡，幾隻小汽船停泊在河口的小碼頭邊。河邊的阿答屋和一些高大的樹木，都倒映在白朦朧的河水里，形成一片黑黝黝的輪廓。從山腰上望下來，這一切都好像是凝結在一層薄薄的白色霧氣里一般。

巴西河像一條銀色的帶子，環繞在大紅山的山脚下，穿迴在遠方的羣山之間。

太陽還沒有出來，等得不耐煩的公鷄正熱鬧地啼叫着，一聲聲清晰地從朦朧的晨曦中傳開去，從這山腰上遠望過去，可見巴西河的上遊，那正是東方，崢嶸的羣山峯頂在魚肚白晨光之中顯得黑而分明。這時的巴西河更是顯得輝煌與美麗，它像一條銀光閃亮的帶子，迴繞在羣山之間。

這一切景色，在于司空見慣的膠工們是不會覺得新奇的，不過，今早上的東方現出魚肚白的晨光倒激起了膠工的注意。

「阿平，手脚放快點，你看，那河尾邊今早變白啦！那海上也起了烏雲，看樣子，今天的雨一定

很早。」一個約莫五十幾歲的老媽子一邊在煤油燈光中摸索着，一邊對兒子說。

「唔！」她的兒子張平只沉着臉應了一聲。他頭頂上的煤油燈模糊地照着膠樹上的刀路，同時也照着他那瘦而憂鬱的臉龐。他的雙唇被早晨中的霧氣凍得發青，一陣陣的冷風吹得他一陣陣的發抖。太陽漸漸地從東方的那片魚肚白的天角下升上來了。起初是一小點弧形的紅光，漸漸地升到半圓了、全圓了……一眨眼之間，一團鮮艷滾紅的太陽掛在遠山的頂邊。這時候那迴繞在羣山之間的巴西河卻變成了一條光輝燦爛的金色帶子。

太陽光從葉叢中的隙縫里斜照了進來，張平從頭頂上取下了煤油燈，拿到嘴邊把燈吹熄了，這時候他臉上的憂鬱神色在陽光之中顯得更明顯，在他的眼角邊還帶着淚痕。

「阿平，阿平……」

「做什麼啦？」

「你今天怎麼的？手脚放快一點哪！」

「……」阿平沉着臉，沒有回答。

「怎麼？昨晚的氣，到現在還沒消嗎？」

沉默了一會，阿平的母親割了兩株樹過後才說：「唉，也算是你的命不好，如果我們家里好，難道我還會不肯讓你出坡去升學嗎？」

「阿巧家里也一樣窮，她就可以出坡去讀。」張平賭着氣說。

「阿巧有爸爸，有哥哥，你有嗎？我們兩人一天割不到兩塊多錢，連吃都不夠，還能升學？」

阿平哭喪着臉，沉着氣，慢吞吞地從一株膠樹走到另一株膠樹。

(二)

八點多鐘，王國昌穿了一套整潔的衣服，手里拿着一個厚紙袋，走向碼頭來。他的母親替他拿着一個大皮箱，走在他的後面。到了碼頭，她說：

「阿昌，你一到住的地方就要把錢交給明哥，叫他替你買張帳，知道嗎？要不今晚會凍到的。」

「知道啦！知道啦！」阿昌嫌他母親囉嗦，他應道。

「還有等下上岸時這重皮箱別自己拿，叫跟船的拿上去，知道嗎？」

「我懂啦！」

這時候，碼頭邊却也出現了跑船的海伯，他咳嗽着一邊踉蹌地向碼頭的甲板上走來。

「早啊！阿海伯。」國昌的母親向阿海伯招呼着。

「早早，當歸孃，送你阿昌出坡讀書嗎？」

「是啊！阿海伯，在船上會神照顧照顧。」

「放心放心！」阿海伯拉長了嗓子，說着又咳了兩聲，吐了一口濃痰，跳下船里去了。

海灘上走來了一個女孩子，她的腦後拖着兩條短辮子，手里提着一個大紙袋，急急地向碼頭走來。

「哇！大砲昌，這麼早，你怕去不到星加坡嗎？」那女孩子笑着對國昌說。

「阿巧，怎麼你自己來？大頭他們呢？」國昌問道。

「大頭在後面就來了，張平的母親不肯給他升學。」

「不肯？為什麼？」國昌問道。

「他母親說沒有錢，昨晚上張平向他母親鬧了一晚上呢！」阿巧一邊說，一邊用手巾揩着額頭上的汗珠。

「阿巧，你伯父不是也不肯讓你出坡去升學嗎？他前天對我爸爸說女孩子出門讀書，不像話。」

「這個老剝皮，我才不管他呢！」

「哦！大頭來了。」

大頭的眞名叫大和，他的頭特別大，而身體卻矮小，他一跑到碼頭便喘着氣說：

「哎呀！阿巧，也不等一等，害我趕得腰骨都酸啦！」

「怎麼？老頭子，腰骨痛，大砲昌的爸爸那里有鐵打膏藥。」

「大砲昌的老子的鐵打葯不靈，我小時候從桌上跌下來，頭撞破了，就是貼了大砲昌的老子做的鐵打葯，所以我的頭才特別大的。」

「哈哈……」

這幾個天真俏皮的小伙子笑了一陣後，大頭忽然說：

「哎，張平呢？他沒有來嗎？」

「沒有，他媽不肯。」阿巧說道，「哦！他就在那山腰上割膠，我們大聲喊他，他聽得見的。我們得跟他告別呀！」

「好！我來喊！」大頭說着，拉長了頸項，大聲地喊道：「張——平——」

這時候的張平正是滿肚心事，他想到：我為什麼會那麼窮？要是我像國昌那樣，家里開店，那就好了，今天我不是也同樣可以高高興興地到星洲去升學嗎？星加坡，啊！這是一個多麼繁榮、多麼熱鬧的大都市啊！要是能夠到那里去升學，那將會有多少新鮮的事物擺在自己的眼前。唉！但是——想到但是，他流淚了！他割好了一棵膠樹，放好了杯，于是抬起了頭，雙眼望着對面的那條長長的海島，碧綠的海水，星加坡就浮在海面上。如果我是——一隻小鳥，那多好啊，我要飛，飛……

「張——平——」從山腳下的巴西河邊又傳來了一陣喊聲。

啊！是他們在喊我！張平一驚，馬上爬上一棵膠樹，他往碼頭那邊一望，啊！正是他們：大頭、國昌和阿巧，他們手里帶着行李，正要下船去了。張平又迅速地跳下樹來，奔到一個空曠的地方。

「張——平，我們要走了！」又是一陣喊聲傳到他的耳里。這時候他也禁不住他心中的激動，應聲喊了起來：

「嗚——喂！大——頭——」

四週同響起了回聲。

「我們要走了，再見——啦！」又是一陣喊聲傳到他耳里。

張平眼看着他同學們走下了船，一會兒，船

的摩哆响了，船身也漸漸地蠕動了起來，它慢慢地挪動着，駛出了港口。船到了海面，速度加快了，摩哆聲也增大了，「卜卜卜」地傳到張平的耳里。這時張平望見船尾正有三個人向他揮着手巾。

一陣淚水從他的眼眶里滾了出來，張平心里想道：他們走了，我却還留在這膠林里。我不能升學，他們走了，就是以後我連朋友都沒有。他心里頓時感到一陣空前的空虛與寂寞。

「哇！」的一聲，他奔回膠林里抱着膠樹痛哭了起來。

膠汁在刀路上一滴一滴地流着，張平的淚水也在他的臉上一滴一滴地掉落下來。

張平的母親望了望海面上的盡角邊，一堆烏雲漸漸地從那里升起，她正想催張平割快一點，但是當她轉眼看到張平時——他却伏在膠樹上哭，她正想罵他一兩句，但是同情却佔據了她的心。

「唉！哭！也是沒用呀！要是有錢，難道我還不肯讓你出去升學嗎？」

張平繼續傷心地哭着，那海面上卜卜的船聲一聲聲地傳到他的耳里。

她的兒子也無可奈何，心里也着實為兒子難過，但是，她只說：「別再哭啦！快割吧！天快要下雨了。」

(三)

船在茫茫的大海上前進，蔚藍的海水滾着泡沫，滾滾的浪濤沖擊着船頭，水花四濺，浪聲淅瀝，飛魚在船邊飛躍。前頭遠處，小島沉浮，幾隻大輪船，在島邊緩緩移動，煙囪里冒着黑煙，大和、阿明和國昌他們雖然也是生長在海邊，但是這些景物他們卻從來也未曾見過。尤其是那邊方的大輪船，他們恨不得把船趕快駛到大輪船的旁邊觀個爽快。

他們站在船尾的甲板上，不時地回頭往他家鄉張望：大紅山的山腳正上升着輕柔的白煙，山頂頭被雲朵遮住了。漸漸地，大紅山遠了，小了，顏色也變藍了，黑了……

船走了將近一個鐘頭，海水突然變黑了。這時候，天空也變得陰沉沉。浪濤越來越大，風也呼呼地颯起來了，船身搖得很厲害，阿巧仍舊很鎮定地坐着，大和有如坐在搖籃里，每當一個大浪滾過的時候，他就覺得越痛快，可是國昌却嚇得臉都發青了。

風浪越來越大，雨點如急箭般地在船頭的玻璃窗上，船仍舊卜卜地向前進。阿巧有點頭暈，依在靠椅上。國昌已吐了兩次，躺在椅上一動也不動，大和却悠然自得，偷偷地掀開窗口的帆布，貪看外邊暴風雨的景色。這時候，在暴風雨中有幾隻海燕，在海面上飛翔，有時候在「奎籠」的「里望」樹上歇息。大和心里想：唉呀！想不到海下也有這麼美麗的燕子。

雨不下了，風浪也漸漸地小了，太陽也從雲堆里露出笑臉來。船很安穩地在向前跑着，阿巧的頭也不暈了，她掀開了帆布，往外一看，一片風和日麗的海岸呈現在她的眼前。遠遠的沙灘上，躺着幾個人，海水里有人在游泳。「哎呀！到了！」她不禁高興地叫了起來。國昌聽到了阿巧的叫喊，也從椅上爬起身來，掀開帆布往外看。

船仍舊卜卜地向前進，這時候，離船不遠有一隻大兵艦從側邊慢慢地駛過。「啊！大輪船，大輪船……」大和驚奇地叫喊起來。船上的搭客經他這麼一喊，也都掀開了帆布探頭往外看。

大戰艦跑過後，湧來了幾個大浪，船波動了幾回後，又歸於平穩了，不一會，船駛進了一道港口，靠岸了。

碼頭的欄干上坐着一個身材魁梧的青年，摺起來的衣袖里顯露出他堅實有力的手腕。皮膚深黑色，那顯然是在火熱的太陽下形成的，方潤的臉龐上發着油光，頭髮黑而曲，他靠坐在欄干上不斷地吸着煙。

船靠岸了，他跳下欄干，從石級走下去。

「啊！你們看，明哥在那等我們了。」阿巧走到船尾大聲說道。

說着，明哥沿着另一隻船的邊道上走過來。這時幾個小鬼都笑着高興地招呼。明哥說：

「走吧！我們上岸去。來，我替你們拿東西。」

「我的我自己拿」。阿巧說。

「我的我自己也會拿。」大和說道：「明哥，你替這大砲拿吧！你看，他有這麼一大包。」

「好！來。」明哥替國昌拿起那隻皮包，的確有些重。

「大砲昌，你帶些什麼鬼呀？這麼大包。」阿巧笑着問道。

「他呀！准是怕晚上睡覺偷洒尿，連尿布都帶出來了。」大和說着，大家都笑了。

「我的皮包還太小呢！我的被和枕頭都還沒帶出來，明哥，等下去跟我買張被。」

「好好，我們先下坡去。」

他們說着走上了石級，來到馬路旁。這時有一輛流線型的汽車迎面駛過來，「波波」地叫了兩聲。

「哎呀！車，車。」他們三個人都驚叫了起來

「只要看着車子走，路這麼大，不會撞過來的。」明哥帶着他們過了馬路。

「明哥，我們怎麼下坡去呢？」阿巧問。

「坐車去。」明哥問道。

「坐車？你有駕車來？」大頭興奮地說。

「明哥，你的車是不是跟剛才那輛一樣大，一樣漂亮？」國昌說。

「哦！」明哥笑着答道：「我的車啊，比剛才那輛還要大得多呢！」

「真的嗎？」阿巧也高興地跳起來。

他們一邊談着話，一邊走着，一會兒走過路旁放着的一輛「老爺」廣告車，這車的外表非常陳舊而且生了許多鏽。

「是的，早就應把它丟到海里去了」。國昌也說：「它比我家那輛羅厘還老爺。」

這時候明哥暗暗地笑出聲來。

「你笑什麼？」大和望着明哥說。

「沒什麼，我看，我們還是走路去吧！」明哥說。

「走路？有多遠？」大家聽到走路，都奇怪起來。

「不很遠，十多里而已。」

「什麼？十多里，你還說不遠？」大家更覺得奇怪。

「明哥，你剛才才已說你有駕車來嗎？」

「是的，我有駕車來。」

「你有駕車來，為什麼又要走路呢？」

「我怕我車被你們丟到大海里去。」

「什麼？」

「假如你們怕走路，那麼就請上車吧！」明哥走近路旁的那輛老爺廣告車時說道，同時還順手把車門打開了。

「怎麼？這……」大家都有點狼狽，之後便又哈哈地大笑起來。

「剛才我聽你們說要把這輛車拋到海里去，我心里很怕，所以才叫你們走路。」

「哈哈……」大家又哈哈地笑了一陣後，才進了車。

「明哥，你真是大砲，說什麼你的車比剛才那輛還大，」阿巧說。

「怎麼？我這輛車難道不比剛才那輛汽車大嗎？」

「不不，」阿巧笑道：「我說比那輛車漂亮。」

大家坐好了，明哥想開車，但又停住了，他說：「哦！張平怎麼樣？他母親肯嗎？」

「不說什麼。」

明哥的這些表情，在大家的心里都起了影響，大家都沉默着。

「沒錢，可以想辦法呀！我當時出來升學時，也不是沒錢嗎？他停了一會又說：『多兩天，我回去一趟，我去跟他母親商量商量。』明哥話後，把車子的引擎開動了。」

明哥默默地駕着車，他沒有說話，全神貫注在馬路上。車子在馬路上奔馳。

初到大城市的孩子們，一切都是那麼的新鮮，汽車如流水一般在馬路上川流不息。道路兩旁的店屋是那般的堂煌美麗。人是那麼的多，同時也比山芭里有點異樣，尤其是女人，不論他們的服裝或頭髮，他們都感到非常奇怪。

車子又從大街上漸漸地奔上一條野外的道路。十幾分鐘過後，車的速度放慢了，轉了一個彎，前面有一條泥路，幾輛劇泥車正在那里轟轟地爬動着，車子停在那條路旁的一排沙厘屋門前。

「到了！」明哥關住了車子的引擎說。

他們跳出了車，走進一間沙厘屋，屋裏有一個房間一個廳，後面是廚房和沖涼房。

他們到出門前向四週觀望了一遍，屋子的右邊是隣居，左邊有一株高大的樹木，葉子茂密參天，無數的小鳥在樹枝上跳來跳去。

休息了一會後，明哥對大家說：

「現在這就是我們的家了。房裏可以睡四個人，阿巧睡在廳里，我有帆布床。」

「明哥，你也跟我們住在一起嗎？」大和問。

「當然住在一起。」

「啊！太好了，以後我們的功課不懂可以問你。」阿巧也說。

「是的，不過，你們要聽話。」

「明哥，我們要怎樣去報名呢？」阿巧又問道。

「慢點，聽我說，從此以後，你們要輪流煮飯，掃地，買菜等等，這也就是說你們今後要過集體。」

的生活了。這集體生活首先要爲大家，然後才爲自己。誰也不許自私自利，大家要互相友愛，這些我相信你們都能做到的。」

大家默默地聽着，明哥又說：

「你們報名的事有點困難，大和的會考甲等，可以直接到教育部申請，沒有問題。阿巧的會考乙等也可以申請，但要等空位。不過，我想也沒有什麼問題。現在問題最大的是國昌，會考丙等，不可以申請，要另設法。好！大家有問題嗎？」

明哥說後，大家默不出聲。

過了一會，國昌偷偷地側頭過去跟大和耳語。

「國昌，你有什麼問題嗎？」明哥說。

「沒……沒有，」國昌說。

「有，我明明聽見你跟大和說。」

「明哥，大砲昌說他不煮飯。」

「哦！」明哥停了一會又說：「大和，阿巧，你們兩個會煮飯嗎？」

「會，會。」他們兩個答道。

「那好，國昌不會就要學，阿巧和大和兩個要幫助他，可以嗎？」

大和與阿巧都點頭，國昌却還說：「我不會煮。」

又沉默了一會，阿巧說：

「明哥，今天煮飯嗎？」

「下午來不及了，等下出去外面吃。我請，然後再買一點菜和米，還有幾件用具。今晚可以開始煮，好，現在你們去沖涼，吃了飯後去報名。」

(四)

大紅山的峯頂上掛着圓圓的月亮，大紅山浸在巴西河水里，月亮在河底發光。雲朵在空中飄動，也在水裏盪漾。

破落的阿答屋矗立在巴西河邊，巴西河微微的鱗波盪着河岸。細小的魚兒在水面上跳躍，這時阿答屋里却傳來一陣微微的哭聲，在巴西河面上盪漾。月光從窗口照進了阿答屋里，一盞煤油燈掛在

柱頭上微微幌動。一個老婦人縫着破衣，張平伏在桌上哭泣。

「唉！你哭，我有什麼法子呢？你命苦啊！你爸爸不死得那麼早，你還怕沒書好讀嗎？」她說着，用袖子擦眼淚。

張平仍舊伏在桌上抽泣着。

他的母親慢慢地站起身來，過去溫和地對張平說：「夜了，去睡吧！」

「媽，」張平抬起頭來，臉上掛着淚珠說：「我寫信去叫明哥幫忙。」

「明哥雖然好心，但是他也沒什麼法子。」他畢業幾年了，不也已失業嗎？」

「不，他以前對我說過，叫我畢業後一定要出去升學。」

「叫人幫忙，自己也要有點錢哪！你現在手里空空，幫了一天，還有第二天，幫了一年還有等二年，這又不是一年半載的事，一讀就是六年哪！」

「不，明哥說可以想辦法。」

「想辦法，我們這樣窮，那有什麼辦法可想？」

「不媽，我一定要想法子，要不然，讓我一生呆在這膠園里，沒有出路啊！等一下就寫信，要是他答應了，我就出坡去，媽，這半年來我自己種的菜，賣的錢也有幾十塊，可以做路費。」

他的母親沉默了一會，終於默默地走到他身邊，傷心地說道：

「好吧！你也快長大了，自個去撞撞吧！媽這老骨頭是沒用的了，暫時還能割兩顆樹膠，也能多活幾天，你去吧！翅膀硬了，就該飛出去，讓我這老骨頭就死在這兒吧！」說着，她哭了起來。

「媽……」張平也抱住了母親傷心地痛苦起來。

夜深了，阿答屋里的哭聲漸漸地消去。溫靜的巴西河發出細細的流水聲，大海漲潮了。

張平的母親躺在床上呼呼地睡着了。張平却躺在床上苦苦地沉思：

媽這麼老了，要是我真的離開了她，那她要怎麼過生活呢？以後就是連一點膠汁都要媽自己挑回去，她的風濕病又時常發作。就是在家裏，媽還時常生病，要是病重了不能起床，可有誰替她去買藥呢？誰替她挑水、替她煮飯呢？要是在深夜里，她的急痧症突然發作了，那有誰知道呢？啊！不，不，我不能離開媽，我不能離開媽……

張平想到這里心里感到更傷心，重重的矛盾和痛苦侵襲着他的幼小的心靈。但是求知識的慾望始終像一把強烈的火把一樣永遠地照耀着他的心。

母親的鼾聲陣陣地傳入了他的耳里，這聲音也和往常一樣使他心里起了一陣快慰——因爲母親的熟睡証明的母親的健康。

「啊！母親！」他輕輕地叫了一聲。

突然，一個強烈而鮮明的老婦人的形象活現在他的腦海里，「母親」，「母親」，高爾基的小說里的「母親」——那是上次假期時明哥給他帶回來的書。

想到了「母親」的兒子巴威爾，先前的那種傷感和痛苦的情緒全都消失了。他覺得他渾身都是激動。

然而，擺在他眼前的現實是不是那麼的令他激動與樂觀呢？明哥有沒有能力幫他去升學呢？想到這里，他先前激動的心却又冷却了一半。

夜更深了，雄雞已經開始啼叫了。他在從遠方傳來的陣陣雞啼聲中朦朧地睡去。

(待續)



秀雲的憂鬱

·曉玉·

(一)

秀雲這幾天的心情亂透了，像一堆沒有次序的亂綫般解不開。上課的時間一秒接着一秒，一分跟着二分不斷地從她的身邊溜走。先生們講些什麼，她完全不知道；與其說不知道，倒不如說她不想知道更好，就連她那素來喜愛的科目——英文，她也顯得很不耐煩去聽的樣子。平時常帶笑容的面孔，現在已隨之消失了，換來的却是一副憂愁的表情。

這幾天來，秀雲不再和全學們談笑了，一下課，她總是自己一個人跑到花園裡呆地坐着、想着，甚至有時還靜悄悄的飲泣呢！放學的鐘一响，她就急不及待的背了書包離開校門，不像往常那樣喜愛逗留在學校裡與她的好友——素珍一全玩籃球，或者一全做功課。

(二)

有一天，是休息的時候，全學們都蜂湧似的步出教室，有的去玩，有的去吃點心，有的去圖書館借書，還書，看書等等，室內只剩下秀雲和素珍兩個人，空氣沉靜的有些悶煞人，與室外那輕鬆且吵鬧的空氣，作了一個強烈的對比。

「秀雲，我們出去花園散步好嗎？」素珍打破這沉靜的空氣說。

「不啦，妳自己去吧！」

「妳早上有吃早餐來嗎？」半晌，素珍那充滿關心的語氣又响了。
秀雲搖搖頭。

「那們去吃一些點心好嗎？」
「不要。」秀雲拒絕道。
「這樣妳肚子不餓嗎？餓壞了肚皮可不是玩的啊。」
秀雲還是沉靜不語。

「去吧，我們去吃一點東西啦。」素珍還是婆婆媽媽的。
「我說不吃就不吃，還嚙嚙什麼啦。」顯然秀雲有點生氣。

素珍，她是秀雲的朋友，兩人全窗二年，感情頗融洽，時常在一起溫習功課與遊戲，兩人形影如膠似漆，外人多稱之為姐妹花。對於秀雲的個性與家庭環境，素珍可說是很了解，時常給予她以鼓勵與安慰，在任一個角度上，她都把她當作自己的親妹妹看待；全時也很遷就她。現在她看着對自己發脾氣的秀雲，也並不會產生什麼煩惱，她想：她一定又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吧！雖然她曾不只一次地問過她，然而，秀雲始終沒有把真相告訴她。
「秀雲，妳怎麼啦？」半晌，她又道：「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嗎？」
「……………」

「這幾天，妳老是沒精打采的，有什麼苦衷嗎？告訴我，我或者能幫忙妳，呢？」
「……………」秀雲還是守口如瓶。
上課的鐘响了，她們的談話也就在這沒有頭緒的情形下結束。



(三)

是一個炎熱的天氣，這時已經是超過放學時間很久了，所以，同學們早就背了書包回家去了，但是秀雲那班却被生物先生留下來做實驗。

天氣是那樣的熱煞人，秀雲的喉嚨乾得像火在熱着，因此，她打算到食堂去買支「百事可樂」來解渴。當她走到走廊的轉彎處時，忽然聽到背後有人叫她，她回頭一看，啊！原來是級任黃先生。
「黃先生，叫我有什麼吩咐嗎？」秀雲問道。
「哦！沒什麼，妳還沒有回去嗎？」黃先生溫和的說。

「不，陳先生要我們留下做實驗。」
「那妳現在要到食堂去吃東西嗎？」
「沒有。」秀雲撒了一個謊。

「妳現在有空嗎？」
秀雲點點頭。

「那妳是否可以到我的辦公室來，我有些話想與妳說」
「哦！好的。」

隨着黃先生進入辦公室之後，她便在黃先生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

「秀雲，我有些問題想問妳一下，妳可以告訴我嗎？」黃先生先打開話匣。

她用一種疑惑的眼光望着黃先生，然後道：「有什麼問題呢？黃先生。」

接着是一陣沉默。
「秀雲，這幾天，我覺得妳好像有些不開心的事情發生是嗎？」

「……………」

「有什麼事情，可以講給我聽嗎？我或者能幫妳一臂之力。」

「……………」秀雲還是沉默着。
「妳要知道，這樣下去，對妳的功課是有很大

的影響的。昨天英文老師林先生告訴我說，妳這次測驗的英文竟然不及格，妳想想：英文這一科一向都是妳拿手的，為什麼這次會不及格呢？是否題目太難？抑或妳沒有準備好。」

低着頭的秀雲，此時她再也控制不了那壓制多時的淚水了，任它沿着雙頰像斷了線的珍珠般的滾下，滴在她的裙上，手上……

「不要哭，慢慢兒告訴黃先生聽好嗎？」黃先生拿手帕替她擦淚說。

「黃先生，我……我……」秀雲哽咽的說不下去。

「不要哭，慢慢講。」一向被人稱為軟心腸的黃老師，看見秀雲哭，聲音中隱約地亦可聽出有點哽咽。

「我……我父親……病了！」她終於講出那埋心坎多時的悲哀來。

「哦！多久了？」

「差不多有二個星期了。」

「什麼病呢？」

「……醫生說是肺病……而且他說已經第二期。」

一陣沉默。

「秀雲，妳別傷心，現在醫學發達，肺病」經

明天

· 原奇 ·

明天是個怎樣的日子？我們都心念地在盼望着，等待着，就如第一次與愛人約會一般焦急地等待着。也許，明天是一個晴朗的日子；也許，明天是一個陰沉的日子。但是，無論如何明天一定是會到來的。

我們所盼望的明天，不是一個風風雨雨的明天，更不是一個充滿着炸藥性的明天；我們心中所盼望的明天：是金色的陽光普照着萬物，是幸福的歌聲不絕地在全世界人們的口中唱出，是歡笑與美好的日子。沒有哀求聲，嘆息聲或躲在暗牆里的哭泣聲；更沒有鎗聲，砲聲，核武器聲……我們耳朵

是可以治好的一種疾病了。」黃先生只可這樣的安慰道。

「唉！如果父親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我的前途不也是要跟隨埋葬了嗎？」接着，她的淚水又奪眶而出。

「妳不要傷心，妳父親的病是會好的，妳有沒有去看他？」

「有。」

「病有好轉嗎？」

「昨天我去看他時，醫生說如果能安心的休養一年半載，病是可以很快復原的。」

「哪！秀雲，這不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嗎？妳應該為妳父親而慶幸，而且妳更應該加倍努力讀書，求得好成績，使他高興才是啊，呃！」

黃先生的話像是發自慈母的口中，像一盆暖水般溢過了她那冰冷的心，她終於有些開明了。

「好，」黃先生看看腕錶道：「現在距離你們要實驗的時間已經近了，妳作完實驗回家去，下午我和妳全去看妳父親好嗎？」

「對，黃老師講得對，我應該樂觀，全時也應該更加努力讀書，好叫父親高興。」走出辦公室時，秀雲深深地想着……

所能聽到的是：美好，溫柔，悅耳，幸福的聲啊；我們眼睛所能看到的，是每個人的嘴邊都掛着一絲幸福的微笑，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的憂悵，苦悶，更不像以前那樣要被別人騎在背上。他們來到了這世界，就是這世界的主人，沒有人能剝削人。每個人都為着創造世界的文明而辛勤的勞動。青年人不必擔憂着愛情和職業，也不必唉聲嘆氣說：「我真是懷才不遇。」孩童也不必在街頭流浪，每個兒童都能夠讀書。老年人不再辛苦一輩子。婦女們不再是男人的附屬物，更不是「花瓶」和「弱者」，而是社會建設中重要的一員。

這樣的日子，也許就會到來，也許還不會到來，但是，全世界每一個善良的人們都在盼望着，等待着有這樣的一個明天。

編後話

創刊號出版後，很多文友在書面上或口頭上跟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有的說：「在這沉寂的年代裡，能出版一份健康及有份量的文藝刊物，的確難得。」

有的說：「現代文藝創刊號在質與量方面還差強人意，有待進一步的改進和豐富。」

有的說……

他們，以誠懇、認真的態度給予了我們很正確的指示，我們是會珍視他們所提的意見，並盡量滋養這剛播種下去的幼苗——現代文藝。

我們也希望熱愛我社的讀者及前輩們，能針對着現代文藝第一、二期給予我們更具體與有建設性的指示，假如讀者意見多的話，我們是準備撥出版位專登這些意見的。

時間過得真快，才一轉瞬，舊的一年——一九六四年，又將過去了，新的一年——一九六五年又將降臨了。

朋友，在這新舊更迭的歲月裡，你對於整年來的我國戲劇界、舞蹈界、美術界等想說一些總結性的工作吧！那末，這正是時候了，在明年初——即現代文藝第三期，我們是非常歡迎這一類有總結性的文章，我們也歡喜文友們能提出一些自己對來年新的展望與看法。

正是你們舒一口氣的時候了，朋友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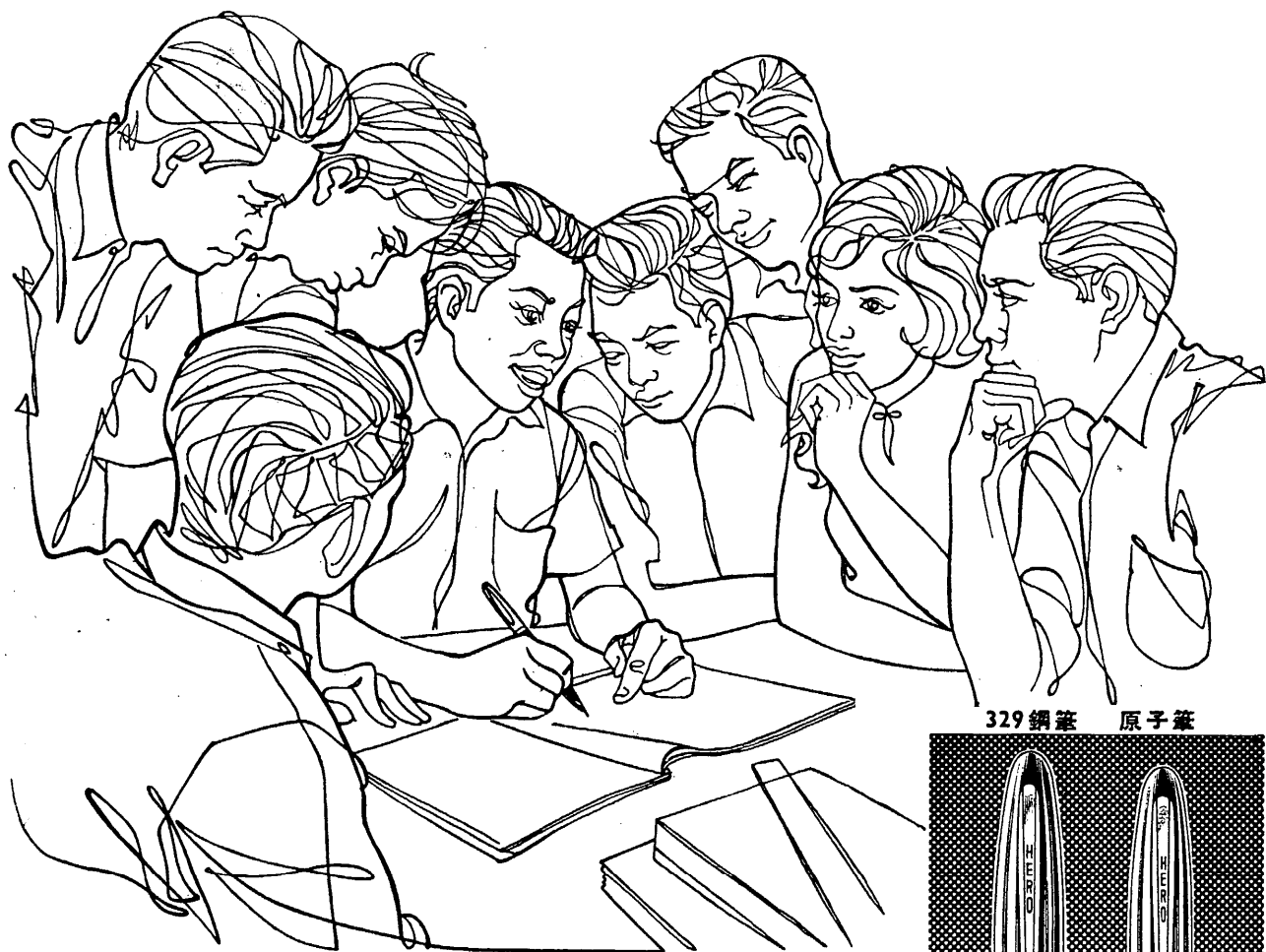
正如在創刊號的「發刊辭」與「編後話」中我們一再、再三所強調的：我們這份刊物是公開的，是歡迎各位讀者踴躍投稿的，尤其是本地的老作家們，更應該以身作則，寫些有份量的東西來指示與影響我們年輕的一輩才對。有些有份量的東西來指在本期，我們特刊登李烽君的一篇評論：「談馬六甲海峽」，文中對老作家趙戎先生的長篇小說「在馬六甲海峽」裡的故事內容與形象創造，持有異議。趙先生假如有意見的話，不妨多賜佳作，本刊無任歡迎。

138, ROBINSON ROAD, SINGAPORE-1, P. O. BOX 1224
TEL: 93034 (5 Li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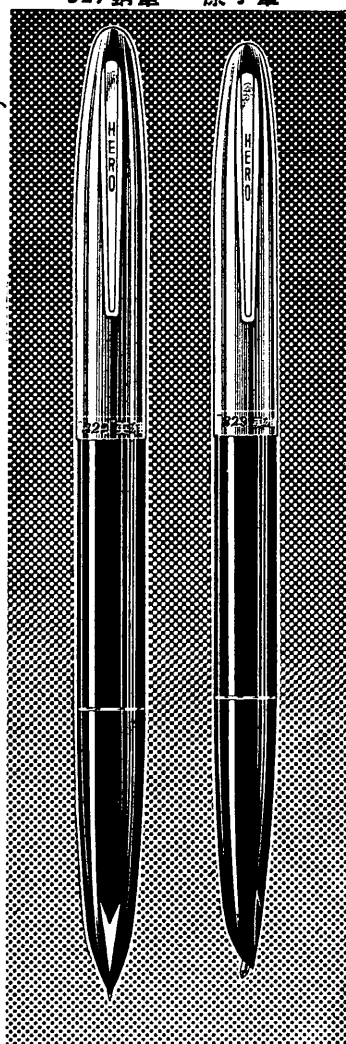
易料程料產展資
質材工原農發投
際築械工米屋業
國建機化糖房工

電報掛號 Cable Add: "HAPPYSAFE"

地址 中文



329 鋼筆 原子筆



人人愛英雄 英雄為人人

書寫流利・新穎美觀・經濟耐用
是贈送親友及自用最理想的鋼筆

請向代理： 僑興有限公司 鴻興有限公司 採購
德興有限公司 上海書局